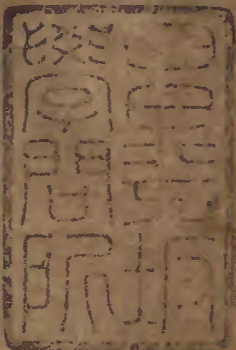


詩經微言

十二之三

小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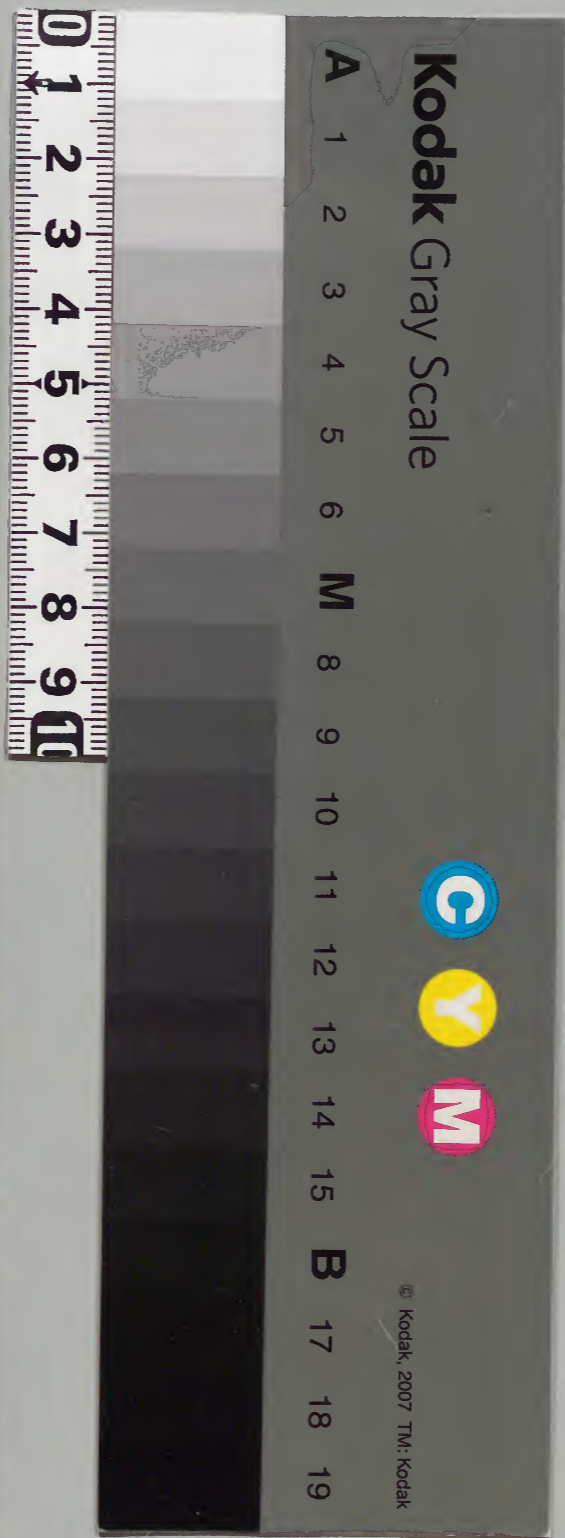


類	號	函	架	冊
八	二	一	一	一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漢書門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228
架冊	冊數	10	(7)
架冊	函號	273	253

詩



詩微言卷十二小雅

四月

向景巖曰首三章言禍亂日進而四章則原其亂所由起五章傷其亂方不息六章訴已難免亂七章恐其亂終莫逃如此則誠可哀矣故八章作詩以告哀也○禍亂日進只借時序以見之若直以時序過下又不似興體○彭廬陵曰天地之運隨時變遷四時之景本無美惡惟歡樂者遇之則為美景憂愁者觸之則為惡况今夏則苦其薰灼秋則悲其凋瘵冬則傷其迅急是皆遇景生悲觸緒成感其心無一時得自寬焉○獨舉三時而不及春以春日暄妍萬物和暢與亂世景象原不同行古

詩本

淺草文庫

治日常少亂日常多即四時可想見矣

首章以暑之難去興亂之難堪而天猶不終以暑困人先祖何忍以亂病我當言四夏維夏直至六月而暑始徂既不失禍亂日進之意而徂字又有着落○朱克升曰怨先祖與怨天之意同不忍斥言其上也

又曰二章言肅殺用威則無物可免興亂離為害則無處可安○韓詩傳曰百卉具腓變也俱變而黃也○亂離瘼矣猶云遭此亂離之苦勿作憂之而病說

三章朱克升曰言日寒則風疾其氣相以興民穀而我害其情不相似但亂則俱害而云然者自傷之甚耳○李東萊曰秋日

猶云秋時冬時也

四章姚承庵曰緊承上說凡民之不勝其苦者由殘賊之臣用於上也○楊見宇曰山有美材昭然可見興在位者變惡而竟不知其然蓋暗指王也不敢斥言而曰誰尤寓意深矣○楊見宇曰卉雖訓草而通言之則草木皆卉也○徐徹弦曰楚辭云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循好之害也蓋亂世暗朝事多相類如此

五章陳行之曰泉水之流猶有時而清興禍亂之遭乃無時而善焉云能穀即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意○徐玄扈曰我日構禍

所謂縉繳充蹊坑穿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穿也○姚承庵口日構禍云者正照上看非遭酷暴即逢凄烈欲解脫而不能也

六章江漢猶得為南國之紀而吾曾不得蒙王之察雖鞠躬盡瘁而竟莫我有也以人情不如物理為興○焦氏易林曰江淮河漢天之輿府衆利所積可以饒有

姚承庵曰盡瘁不就臣說言民望王留此盡瘁之臣以為民庇也庶為殘賊之臣用則盡瘁以仕之人黜語正相應七章言王既莫我有即宜遠避深藏而我則人也其能高飛遠舉不在人間乎淵明詩望雲慚高鳥臨水愧遊魚意頗相似○

陳行之曰此與奚其適歸意不同蓋上就天下之亂言是悲傷感慨之詞此以處世之勢言乃無奈自安之詞

末章以地各有所生興民不遂其生而維有歌以告哀也○楊見宇曰作歌不敢他及惟冀聽者之一悟而或憫恤之云爾情何如其可憐也○徐倣弦曰味其語意當時之亂有使人恐恐然不敢言者又可知矣○漢文帝詔曰方春時和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樂吾民獨沾於危亡而莫之省憂蓋深達此旨也

序曰四月大夫刺幽王也○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與焉○鄧潛谷曰周衰楚最先叛擅淫名盡漢陽諸姬豈四月所由作與

北山

一章叙已行役之苦二章嘆人臣皆當供役而已獨賢勞三章正原已所以獨勞而未則歷叙後使不均之事○徐玄扈曰此以悲楚之意逶委婉之詞詩真可以怨矣

首章登山采芑只是羈旅在外而覽物興思其朝夕從事中尚勿露獨賢意無論已之思親不置與親之念我不忘只不得養便是憂我父母處○楊冲所曰借借士子只詩人自道勿泥注皆字而謂已與共事之人也

二三章鄒嶧山曰無才者多逸有才者多勞以其能任事故也豈率土之臣盡不堪任使者哉何謂我獨賢而使從事也○朱

老即是方壯而壯則有膂力以經營此即所謂賢也獨其未老方將者獨予一人乎哉言外有無限感慨○姚承庵曰傍即旁午之意○謝氏曰經畫營造如人作室曰經之營之言區畫造作四方之事也○謝疊山曰此詩本為役使不均獨勞於王事而作乃曰天子嘉我之耆老善我之方壯喜我膂力方剛而可以經營四方故獨見任使反以王為知己忠厚之至也四章至末輔潛庵曰此不過以其勞逸者對言使上之人自察耳但言之重詞之複則其望於上者亦切矣○人臣職在奉公即勞瘁何敢辭即燕逸誰敢羨但以彼之逸形此之勞則此獨奚堪彼獨何幸就兩人並觀大夫之不均自見矣○薛希之曰

燕々者安居無事而盡瘁者啓處不遑息偃者無行役之艱而
 不已者無旦夕之暇或深居而勞勩不聞或劬勞而疲於奔命
 棲遲偃仰者優游自得而王事鞅掌者無暇脩容湛樂飲酒者
 方怡情樽俎而慘々畏咎則惟憂罪罟之及矣出入風議者方
 親信從容而靡事不為則惟勞於踈蹙之地矣其不均蓋如此
 ○孔氏曰傳以鞅掌為煩勞之狀○胡雙湖曰鞅掌皆所以均
 物謂王事所拘也○姚承庵曰鞅以控馬而執在手者一釋手
 則馬奔而不可御矣總攬國事亦然故曰鞅掌
 大東言賦之不均北山言役之不均

無將大車

輔潛庵曰行役者進而有王事之期程惟恐其有不及之悔退
 而有家事之多端惟恐其有意外之虞所可憂者固不一而是
 也故曰百憂戒之以無思者言姑置之勿以為念可也不然墮
 所以自病而已○何確齋曰三章皆即將車者之自汗以興憂
 思之自病有無聊不堪之意蓋憂而可思猶可言也憂而至不
 敢思可傷也已○揚見宇曰車在塵中冥々不可見與人在憂
 中類々不能出○徐玄扈曰言百憂不可思正其憂之深也類
 訓小明九人有一事関心則此心全向此一處芥蒂只見有此
 事也○黃氏佐曰不出於類者自知之而不能自遣之也故欲
 無思百憂○趙士會曰自累謂空自煩懣一番也○多憂則損

志多思則傷神鬱不得舒非自累其心而何

序曰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陶逆則曰塵飛冥冥不出於類真有人蒙蔽之象但力可進則亦能退决非自悔其進小人無亦從旁見大夫將進小人而作此以諷也○戴岷隱曰世既亂矣力微而挽重無益於事與無田甫田之意同

小明

揚見序曰前三章傷已之久後而極憂思之情下則戒僚友之安處而致忠告之意○之以戒僚友乃益所以自傷耳○鄒澤山曰此詩大夫多之情畢竟有曰勞思逸意在○徐敞

曰此詩身在於外而念其在朝之朋舊未又愛人以德而為戒勉之詞絕無怨懟之意輔氏謂不言思其室家而欲歸乃言思其僚友者善為詞也

首章薛方山曰此言經行之遠歷時之久故其心之憂如中毒之藥而甚苦也○孔氏曰君子舉事尚早故以朔為吉周禮正月之吉亦朔日也○明是戀思鄉而又含愁在心莫可伸說故念及共人惟有涕漉如雨耳固非別久懷思而異其晤亦不明言我勞彼逸而至忿憾不平也○姚承庵曰每一念及不覺涕零蓋畏之甚也而詞若想念云爾○趙士會曰此詩遭讒畏譏故以微詞隱諷共人即下君子下方戒以靖共則此正不共

事之人蓋反詞也當時禁網甚嚴一歸便有罪責故曰畏此罪
罟○輔潛庵曰罪罟言其以罪加人如網罟取物而物有不及
知者也

二三章惟身獨而事衆則無閑暇之日而歸益無期故自嘆其
獨勞而不暇也○袁元峰曰睠々懷顧亦有內顧傷悲之意非
顧念朋友而然也○姚承庵曰涕零如雨不言而自傷也睠々
懷顧回視而恐及也若云念此僚友則睠々懷顧下又說豈不
懷歸將何以解○又曰念我獨兮便見非衆之所與同邪者交
親正直者孤立自古傷之矣○徐儆菴曰此言歲忽已暮而百
工皆休所見皆采肅獲菽之事全是收拾的光景夫在人已務

畢歲之事而在我猶無言歸之期則此心之憂惟有反躬自咎
耳敢誰怨哉○許白雲曰詩言其毒太苦悼我不暇可謂甚矣
三章乃言自詒伊戚不敢咎其上而祇自咎詩之忠厚也○古
詩云出戶獨徬徨愁思當告誰引領還入房淚下霑裳衣亦興
言出宿之旨○姚承庵曰譴怒是明入之於罪罟也反覆是暗
中之於罪罟也小人之可畏如此○趙士會曰反覆註傾側無
常分明指小人致人於罪罟刑辟無常則無罪者不敢自保故
云反覆但不直指王言

揚見宇曰自詒伊戚只是以義命自安與自詒伊阻一樣若
作不能見幾遠去則詞過憤激恐非渾厚之旨且戒他人以

靖恭而自欲遠避亦自相矛盾矣

四五章陳行之曰無恒安處言為人當勞不可溺於安也非安危相倚之謂○徐徹弦曰靖如自靖自獻之靖書註云靖安也各安其義之所當盡也共者敬其所有事而不怠緩悅從如履共爾位之共○黃氏佐曰與猶助也戒其去助正直使得以行其志非謂親賢以自輔助也○顧仲恭曰正直是與詩人指自己一輩人說將前後章通看詩意了然○姚承庵曰凡入相與以心人可欺也此心之神不可欺惟正直是與此心可貞於神明好是正直較與尤深所謂其心好之不啻若是其口出也○顧隣初曰永保祿位正得安處之常意

江曰此詩曰久役于外而思僚友之安處於內然於已無獨賢之恨於彼無憎疾之辭小明詩人亦賢矣

嚴華谷曰此欲去不得而為自寬之詞亦以見君昏政亂君子不能自保惟觀神之鑒之耳○呂東萊曰上三章皆悔仕亂世厭於勞役欲安處休息而不可得故每章有懷歸之嘆至是知不可去矣則與其同列自相勞苦卒章又申言之也○鄧潛谷曰小明悔仕於亂世也世亂則彥聖有技必寘之艱危救之煩劇甚而訖齒之靡所不至故北山傷其獨勞小
明畏其罪罟古於危邦不入不居有以也夫○子貢傳曰幽王出居於彘賦小明

鼓鐘

前三章間今樂而思先王。隱刺之也。末一章嘆今王之樂仍不異先王微諷之也。首言懷古不忘而不明較其德。次言德不猶今而不直斥其荒。至後其詞愈隱。其意愈微。若初不覺其為刺者。而譏刺之意宛然言外。如明說樂是而人非。似傷溫厚之旨。○鄭氏曰：嘉樂不野合。犧象不出門。今乃於淮水之上作先王之樂。失禮尤甚。○李迂仲曰：聲之所感。皆目人之哀樂。將止之。政其民困。故聞其聲。以悲見樂。與政通而不專係於音也。首三章湯、潛、三洲。雖只變文叶韻。亦有因水落而見作樂之久意。或云：淮中自有三洲。詩人直賦當時所見耳。意味索然。

○懷允不忘。只說懷其人而不言懷之所在。含蓄意味無窮。直令人棲神千載之上。○先王無流連之樂。作樂必曰心宣化。故獨懷之不忘。○許南台曰：樂之有節。便是德之不回。只理以御情。同遊於逸。罔淫於樂意。○鼓猶擊也。即鼓鐘與伐馨相對。其義自明。○憂結於心。為之妯動。此字法妙品。○其德不猶。只空說言與今之君子不相似也。荒亂意在言外。末章馬貴與曰升歌字。皆金和王節。以磬為主。衆音並作以笙為主。磬止則笙亦止。是謂笙磬同音。先之以雅。終之以南。秉羽吹南。籥而舞之。舞必依樂音。以為節。是謂以籥不僭。○鄭氏曰：同音謂堂上堂下八音克諧。○人做弦曰樂之章。有詩樂之

容有舞以詩歌則音律分明以舞蹈則疾徐有節此所謂不借也
也以雅以音而奏夫雅也以南以音而奏夫南也以籥以籥而
協夫音也

陶返則曰鄭箋以雅為萬舞南為夷舞籥為翟舞三舞皆不
借差末子以雅為二雅南為二南不知所謂二雅者此鼓鐘
之詩在其中否

傲弦曰鼓鐘一篇朱子雖引蘇氏王氏之說而解之蓋亦未
信其必然而又曰此詩之義有不可知者蓋不可考矣○歐
陽氏曰旁考詩書史記皆無幽王東巡之事無由遠至淮上
作樂且曰徐夷並興蓋自成王時徐戎及淮夷已皆不為

王時而其事不明初無幽王東至淮上之事明矣○嚴華曰
幽王東巡不經見然古事亦有不見於史而目經以見者詩
即史也

魯申公詩說以鼓鐘圻招杜山緜蠻青蠅小東苑柳小明小
弁巷伯巧言小旻鳴鳩白華角弓十月之交正月賓之初延
懿戒四月蓼莪節谷風都人士為小正傳曰鼓鐘而下二十
八篇蓋自昭穆至於幽平懿公卿大夫諷諫於上或士君子
怨思於下亦皆出於好惡之公而得夫性情之正夫子錄之
以存鑒或謂之傳者以其非奏樂之正經而亦可傳也○鄧

潜谷曰自小弁至小明朝廷内外傷於讒四国傷賦投傷亂皆傷王政之不均也乃其本在淫于樂而後農故鐘鼓後次以楚茨信南山而序謂思古以風焉聖人惻怛斯世而欲已其亂也如此

楚茨

徐傲弦曰此詩廢徹不遜以上皆事神受福之節以下皆燕私稱慶之事然宴只是祭中一事○姚承庵曰此述公卿力田以脩祭祀故首章叙黍稷豐盈為酒食以致祭有酒食必脩犧牲故次章叙奉牛羊以承祭然承祭不可不敬故三章叙主祭與助祭者執事之恪以脩華祭祀之禮各章係以受福者樂章一

好

并奏為一闕故云爾其實通重奉祭不重受福上四章工祝告以下然後叙神歆其祭而錫之以福祿五章叙其祭畢而舉燕六章則叙燕私之事而併載于燕者之慶詞見神之所饗在明德之馨然非黍稷之馨無以將之此公卿必力田以供祭也讀者必融會此旨若徒泥於文字便支離破碎不足以言詩矣○總意亦大槩舉重而言不然下文為豆孔庶亦有穀物為俎孔碩亦是牲物有不得拘泥說者矣徐傲弦曰通詩有次序自祝祭于枋是初入祭承神之時特牲所謂索祭祀於枋是也其曰絜爾牛羊剥亨肆將是既灌迎牲之時特牲所謂用牲於庭升首於室是也其曰妥侑者是迎尸

以入拜坐之時。特牲所謂主人洗爵獻尸是也。其日以膳從者。是主婦亞獻之時。特牲所謂主婦洗爵獻尸是也。其日獻酢交錯是賓三獻以後而旅酬之時。特牲所謂賓三獻畢主人遂酌以獻賓是也。孔熯不愆是三獻後之時。少牢所謂皇尸命工祝致多福於孝孫是也。至禮備樂和是飲福以後而孝孫往阼階聽祝致利成時。少牢所謂主人出立於阼階西面祝出西階東面告利成是也。廢徹是送尸以後徹饌之時。儀禮所謂尸俎而佐食徹之是也。燕私則徹饌以後既歸賓俎之時。儀禮所謂主人阼俎籩豆及尸兄弟之庶羞燕族人於堂是也。

首章葉臺山曰此言力農為奉祭之本而享祀妥侑則總一祭

而曰。徐儆弦曰古人墾闢非專為我而曰我藝黍稷者謂使將開萬世粒食之源而曰使我得以及藝黍稷耳。與。有豐溢意翼。有址次意自其未獲言我倉是納之於室我庾是積之於塲自其已獲言以是黍稷釀之為酒烝之為食而將何以乎。以之祭神而享而祀以之獻尸而妥而侑而曰以介景福焉數以字相逼而來疊。相承看。李宝之曰祭統云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則全於神。陳祥道曰羨定詔於堂然後延主於奧尸坐其北主人拜妥尸而奠爵舉馬。郊特牲曰尸三飯告飽祝侑之如初。二章徐儆弦曰濟。五句是薦牲之敬祝祭于枋是求神之誠。

是皇神當尊位而來格是享神依皇尸而來享。○輔潛庵曰古之祭祀用人甚多濟、賡、謂凡與祭之人皆有容儀也。○葉桂山曰濟、自容貌言猶謂冠裳濟、是也。賡、就步趨言。齊風所謂巧趨踰予是也。○鄒嶧山曰絜牛羊視牲而度其色純角正之類。禘享肆將各有人而四或字則以事言非以人言也。○周禮內饗凡宗廟之祭祀掌割烹之事。○又曰亨人掌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郊特牲曰直祭祝於主索祭祝於枋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人乎祭於枋尚曰求諸遠者與。○鄭淡泉曰正祭於堂繹祭於枋繹祭之枋在廟門外正祭之枋在廟門內。○周禮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

澤山曰祝祭廟門內者疏義以為禮公食大夫皆行事於廟是廟門之內有待賓客之處也神無不在故博求之於此非謂門內屏外求諸陰陽之間之義也。○又曰儀文無至備也典則昭明著也神無形故曰皇即如在其上之意尸有象故曰享即眷其飲食之意。○朱子曰靈保神巫也神降而託於巫詩不說巫當便是尸也。○楊見宇曰萬壽即介福此即所謂孝孫有慶也。○徐傲弦曰濟、二章是方祭盡其禮而獲福。○下是盡其敬而獲福。○蓋方祭不患敬不至故主盡禮言當祭不患禮不備故主盡敬言。

馮嗣宗曰古絜字通作絜。劉執中云絜者在滌而芻之也。今

以絜為度義出自妄臆。○何休曰滌養帝牲三牢之處滌取其蕩滌潔清。

三章瞿昆湖曰此章以敬為主重在公卿上見執爨主婦之敬與賓客少長之敬皆公卿之敬也。○孔氏曰饗爨以煮肉廩爨以炊米。○丘氏曰為俎謂載牲體於俎。○黃氏佐曰孔碩就言牲體之碩所謂博碩肥膄是也。○孔氏曰燔者火燒之名炙者遠火之稱難熟者近火易熟者遠之。○鄭淡泉曰宰夫內羞。○士庶羞內羞米在右陰也庶羞肉在左陽也。○內羞以穀物醢食糝食也庶羞以牲物羊臠豕臠也。○許南台曰執爨之敬就執事言故曰絜。主婦之敬就交神言故曰莫。為賓為客。

字輕看不重筮戒意。○旅酬是獻尸之後而導飲非祭畢而飲也。○祭統曰尸飮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飮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飮九以散爵獻士及群有司皆以齒。○鄒嶧山曰東西互對飲曰交東西邪行錯綜互飲曰錯。○陳行之曰卒度謂盡合法度卒獲者謂盡能得宜然不言從獻之初而乃言獻酬之事者蓋旅酬時舒氣解顏不復如向之嚴肅也到此而終無失禮誼謹從前之敬可知矣。○姚承庵曰神保是格與上神保是享蓋云必如是而後可致神之來格來享也語意通重在此下慶福俱不重。○薛方山曰以上三章俱一時事而每章各發一義乃此與上章又即首章之享祀受作也。



四章陳行之曰式憑也。言依憑此禮而行無過差也。○何確齋曰：式禮莫愆，只就孔熯時說。蓋以筋力既竭，則敬易怠。故詩云：然若行事之始，誠意自是未衰，安得以莫愆美之。○通前奉祭之誠敬而總括以式禮莫愆，見行禮至此而動容周旋猶無不中，所以能致神之感格。前面極有關鎖，此文之有法度者也。○朱克升曰：此言主祭者之敬，其不替如此，則自妥侑以采，敬可知也。○馮大也。予主人以大福。○少牢曰：王人酌戶，酌主人佐食，取黍授尸，執以命祝，受以東北面。馮主人。○輔潛庵曰：祖賚孝孫，以足致告之義。如言以其所致告者往，而予孝孫也。○徐敞弦曰：飲食豐潔，承上酒食牛羊俎豆燔炙之類。言禮容莊敬，承上妥侑獻酬湊驗莫之類。言飲食為神所享，故孝孫亦享百福。禮儀為孝孫之善，故神亦使之悉有眾善。所謂類報者如此。○徐玄扈曰：如幾者，所欲即得，與意相為符契。如式言備足不少欠缺，似有法度以齊之，更虧欠他不得一物。○又曰：如幾如式，時萬時億，俱上句。與俾爾單厚等句同。○姚承庵曰：期必至曰如幾，法必中曰如式。○鄒嶧山曰：齊者不亂，衣冠必正，瞻視必尊，稷者不遲，敏於趨事，疾於駁奔。匡者不邪，周旋中規，折旋中矩，勅者不忽，漏屬，執玉捧盈。○許南台曰：極訓為至，謂至善而無以復加也。凡修身行政之類，無一事不用其極。故曰時萬時億。○書曰：皇建其有極，用敷錫厥庶民，極

莊敬承上妥侑獻酬湊驗莫之類言。○飲食為神所享，故孝孫亦享百福。禮儀為孝孫之善，故神亦使之悉有眾善。所謂類報者如此。○徐玄扈曰：如幾者，所欲即得，與意相為符契。如式言備足不少欠缺，似有法度以齊之，更虧欠他不得一物。○又曰：如幾如式，時萬時億，俱上句。與俾爾單厚等句同。○姚承庵曰：期必至曰如幾，法必中曰如式。○鄒嶧山曰：齊者不亂，衣冠必正，瞻視必尊，稷者不遲，敏於趨事，疾於駁奔。匡者不邪，周旋中規，折旋中矩，勅者不忽，漏屬，執玉捧盈。○許南台曰：極訓為至，謂至善而無以復加也。凡修身行政之類，無一事不用其極。故曰時萬時億。○書曰：皇建其有極，用敷錫厥庶民，極

字說得廣

五章唐荆川曰此交神明之終。遠辟下之始。所謂既盡禮於所尊。遂致愛於所親者也。○鄒嶧山曰此章總是祭畢而循禮之次。蓋受祝告送尸徹饌燕私四事皆祭畢時禮次也。○又曰既備者禮終三獻既戒者樂終三闋戒訓為告即告終之意。工祝是相祀者以善於其事故曰工祝。○徐倣弦曰上俎賚孝孫之位。是孝孫主祭時酌尸之位。此孝孫俎位之位。是即未祭時分列之位。上祝致神意以神無言故曰致。此祝傳尸意以尸有言故曰傳。○又曰利訓順成訓畢言其順養禮畢也。○又曰尸在門外則疑於臣故迎尸送尸皆以門內為節。尸以神為度故神

酌而尸起神以尸為依故送尸而神歸曰神醉者思其所著儼然如所見之也。○又曰主人之俎佐食徹之賓客之俎有司徹之君婦所徹者遠亘而已即內羞庶羞而九嬪贊之者也。祝及兄弟象賓則皆自徹而出拜賓於門外而不敢留婦賓俎而不敢遲所以尊賓也。特牲曰祝執其俎以出所謂賓客之俎也。○孔氏曰祭未嫌其惰慢故以疾為敬。○毛氏曰燕私謂燕而盡其私息。○燕私自重親其曰尊賓只推所以不及賓客之意。○顧仲恭曰脩言燕私脩字疏訓具與兄弟既具義同。馮嗣宗曰尸出入奏肆夏天子之禮也。考之儀禮大射公非即席奏肆夏則天子畿內公卿得奏亦未可知。郊特牲云大

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是諸侯之卿大夫不得奏也。
○沈仲容曰：大戴禮行中，寫和步中，采齋趨中，肆夏，按堂上
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

朱章孔氏曰：此即陳燕私之事。以祭時在廟，燕當在寢，故言祭
時之樂皆復入於寢而奏之。燕祭不同樂，而云皆入者，歌詠異
樂器同也。○後祿對前既受福而言，惟有燕樂以和神人而祿
又將固結於其後，故曰以綏後祿。爾毅四句，只詩人叙事之詞。
○徐玄扈曰：神嗜六句，抑揚看正分疏。前祿後祿。○姚承庵曰：
詩言具慶足矣，何以着莫怨字。蓋同姓一体，一体宜一心。有
華戾，即怨心生。莫怨云者，惟忻無間之謂也。親之則諸父昆弟

不怨器此意。○徐傲弦曰：飲食內兼誠敬意，壽考內兼福祿志。
有其舉之，莫敢廢；有其廢之，莫敢舉。順也。雨露既濡，有怵惕之
心。霜露既降，有悽愴之心。時也。內趙盡志，外則盡物盡也。○鄒
嶧山曰：順者順於理而不僭，不簡品物，或儀無或悖也。時者適
其時而不踈，不數禴祀，蒸嘗無或愆也。盡承既順，且時言勿替
引之。就祀典說。○朱傳當字，只以意度之，而欣幸之詞，不是勸
戒，其當如此。○徐玄扈曰：諸父兄弟，昔本一身，假廟之典，所謂
尊祖敬宗，亦以展親睦族也。燕私一舉而九我同生，蕩然無間
和氣，決治矣。夫兄弟既翕，父母順焉。冥之中，寧有鑒茲，惟悅
而不降，保定之春者，樂具入奏，以綏後祿。此殆實理自然，非僭

謾也○又曰上數章稱福單指公卿一身留子孫一着說在燕私稱慶內以足上神福未盡之意所謂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文之有法者也○

序曰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享故君子思古焉○鄧潛谷曰楚茨刺也終之曰斯籍耕而祀也惟盡志盡物也世々萬子孫勿替引之可也今勿引而替至此哉王政務農政之本也○朱子曰自此篇至車牽凡十篇詞氣和平稱述詳雅無風刺之意序以其在變雅中故皆以為傷今思古之作竊恐正雅之篇有錯脫在此者耳○

信南山

許南台曰首三章以黍稷為主四章以瓜為主五六章以牲酒為主相承次第看俱要見是力田所致○徐倣弦曰說者謂畀尸賓獻皇祖皆議擬於其前至烝嘗苾芬而祀事始成也愚意詩人之言只道其致力於農而致詳於神之意初非有所擬議於前而成事於後也看詩得其意不必泥說○徐玄扈曰粢盛瓜瓞犧牲俱一時奉祭之物每段各祭一義各祝以福初無先後

首章嚴華谷曰言禹甸治之則平水患理溝洫皆在其中矣○唐荆川曰古人論事多自本原處說來意實不在此不可以不

忘本看。○朱克升曰：野、原、隰、見、向、之、功。我疆我理，即田之
 之事。○鄒嶧山曰：向，即隨山刊木之謂。田，即經營經理之事。○
 姚承庵曰：疆，是田之大界限。理，是中間細分別處。東南正其分
 限之縱橫也。○徐玄扈曰：周禮百畝為夫，中間有遂，深廣各二
 尺。遂上有徑，十夫為井，中間有溝，深廣各四尺。溝上有畛，百夫
 有洫，深廣各八尺。洫上有塗，千夫有澮，廣二尋，深二仞。澮上有
 道，萬夫有井，大水通流，非人力所治，故不載其廣深。馬川上有
 路，遂在井之內，周遭一夫之田。溝在井之外，周遭十夫之田。洫
 澮川做此。夫水則遂達於溝，澮於洫，以次而建於川，以資蓄
 洩。備旱澇。此言南東其畝，自遂達於溝言之也。順地勢水勢之

所宜者。凡地西北高，東南下，水避高而走下。一夫之田，四面有
 遂。一井之田，四面有溝。遂之入溝，非東即南。故云南東其畝。但
 遂橫則溝縱，遂縱則溝橫耳。○又曰：疆理不是一定，只是在外
 為疆，在內為理。姑就一夫論，則遂徑為疆，中間畝畝為理。就十
 夫論，則溝畛為疆，中間遂徑又為理矣。推而至於萬夫，則一成
 之外，川路為疆，中間澮道洫塗遂徑皆為理矣。○顧仲恭曰：經
 中南東二字，只當縱橫二字看。○又曰：畝是田之身，遂是田首
 之小溝，故有一縱一橫之象。註所云是也。蓋古人之畝皆廣
 一步，長一百步，非若今人之方正耳。世人不解註意，妄以為防
 水之具，真如夢語。○馮嗣宗曰：古之治田者，大抵因地勢水勢

而為之其在東者謂之東田其在南者謂之南畝故曰南東其
畝朱傳畝壟也壟只是今之田非必其中之高處也古有遂溝
洫澮川以通水之流有徑畛涂道路以通車徒之行初不聞田
之畔更有所謂畝以防水也若防水之丘計必不廣彼卻充欲
使齊畫東其畝亦何礙於晉之戎車乎而賓媚人責以無碩土
宜何不云不碩水防乎○又曰或謂田事喜陽而惡陰東南向
陽則茂盛西北傍陰則不實亦未必然竊意人道貴陽賤陰故
只云南東如陶潛云農人告予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是畝亦
可云在西也

沈仲容曰畝所以防遂即今之田畛也以曰畝而設故云畝

二 陸農師曰雪欲其盛而徧故言零○雨欲其微而潤故言霏霰
○又曰燠則雲暘而異寒則雲陰而同故曰同雲○彭廬陵曰
俗云蛭產子地中至春夏而出若冬有雪寒氣逼之深入於地
一雪入地三尺三雪入地九尺故三白為豐年之兆語曰冬無
積雪夏無餘糧○亦見其時陰陽和風雨時故冬春雨雪適調
如此○姚承庵曰優有加多意渥有濡潤意霑有淪洽意足有
充盈意俱以土膏之饒洽言○生我百穀中要見黍與稷而稷
翼之稔盛之奉於是乎在菽蒹之而麥幪之俎豆之實於是乎
在方見薦宗廟之意

三章徐儆弦曰惟神禹有敷奠之功故疆場得以整齊惟上天有饒洽之澤故黍稷得以茂盛雖分承上二章然歸重黍稷上方與下文相接○又曰特牲饋食禮三獻尸之後主人亦有獻賓之禮非指尸酌酌賓及祭畢而燕於寢也○揚見字曰昇尸在方祭之始昇賓在三獻之後以敬尸為主○此合下章可以美利餘利立說

四章徐儆弦曰瓜即祭時登豆之物於時適際瓜熟故薦之蓋秋嘗也非薦新之謂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姚承庵曰獻瓜只一物不忘古人不宜與黍稷對說○班孟堅曰在野曰廬在邑曰里○說文云廬寄也春夏

及秋冬去○周禮場人祭祀供其栗菽

五六章蕝桂山曰享於祖考是迎牲而獻是烝是享是牲熟而獻一是祭之始事下是祭之終事○姚承庵曰祭以清酒從以騂牲言主在黍稷而犧牲從之也苾苾芬芬正黍稷維馨之謂○徐玄扈曰五章全重迎牲祭以清酒亦為迎牲而舉也啓毛取血取骨平看不可專主求諸陰陽之說○徐儆弦曰按特牲祭以清酒是既灌迎牲一執其鴈刀三句是用牲於庭也是烝是享是升看於堂也○朱子曰鬱鬯一禮家以為釀稻為酒糞鬱金香草和之所羨芬芳而條暢也○又曰天地陰陽之氣交合成人氣便是魂精便是魄到得將死熱氣上出所謂魂升下

本漸冷。所謂魄降。所以祭祀燎以求諸陽。灌以求諸陰也。○陳祥道曰濁莫如五齊清莫如三酒祭祀有五齊以神事之也有三酒以人養之也。○孔氏曰享於祖考謂納亨時君牽牲入廟將殺授亨人故謂之納亨。○黃氏佐曰此時牲已殺矣而必執其馮刀者蓋欲告純告殺升臭故特執此以示躬親之意。○孔氏曰馮即鈴也刀鐮有鈴其声中節。○毛氏曰馮刀言割中節也。○禮記曰割刀之用而馮刀之貴其義也。声和而後斷也。○鄒嶧山曰下脊將為升臭之用此時猶未燂也。燂在奠熟之後安得便指此為求神於陽與祭清酒配說耶。○孔氏曰脊者腸間脂也以脂膏合之黍稷置之蕭乃以火燒之合其馨香之

氣是升臭也。○姚承庵曰即就此駢牡以告純告殺升臭故遂承說是烝是享。○鄒嶧山曰烝亨是既奠升臭之事即薦熟之謂也專以牲言不無酒說蓋上章清酒只用以求神非若三章獻尸所用酒也。祭中非不重酒但章意各有所主耳。○又曰一薦牲也如上所云有許多節次故云孔明。○許南台曰苾苾芬芬須入黍稷俱馨。瓜蒔並潔之意。

陶逆則曰序以為刺幽主不能修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朱子謂曾孫古者事神之稱不必專指成王然詩以曾孫田之配維禹甸之又下文受天之祐及清酒駢牲之禮謂非王者之事不可序亦未必無據。○鄧潛谷

曰信南山思古農政也

甫田

徐玄扈曰此詩太是報賽之樂當作於秋祭之時首章述耘耔之勤一章說祈報之禮三章省農之時上能感乎下末章收成之事君欲報乎民各舉一事各叙一時蓋一章自為一義正不必牽合以成其說也○徐敞弦曰此詩為力農奉祭而作而其意則以為民為主一章曰食我農人曰烝我髦士二章曰農夫之慶曰穀我士女三章曰攘其左右四章曰報以介福是一篇之始終無非為民而已

唐荆川曰首章言力農二章言奉祭三章則申言力農之意

四章則申言

祭之意而總之皆見其厚民不必強作一舉

說○徐玄扈

說者謂夏勞農秋報賽來年又復省耘又復

收成作兩年事謬不待言又或謂首章始出省民既言自古有年又言將復有年以見神功當報次章即於此時致祭以此時報即以此時祈報者報今年之有年祈者祈今年之有秋也三章則畢祭之後復徃省耘知其終當有年而喜末章遂言收成之慶歸功於農而欲厚報之也此在今以為不易之說而愚意未必然按禮仲春祭社秋祭四方報成萬物孟冬祈來年於天宗孟春祈穀於上帝季春為麥祈實季秋祈來年百穀於公社孟夏無夏祭方社田祖之文則以此祭為在

耘耔之時乃曲說也徒以禾易長畝易宇終善且有終字便以為省耘然安知非省斂之舉彼為此說者不過欲將前二章吹第相因耳豈知作詩與作史不同史官編年叙事不容錯亂若詩人之旨或順時叙事或錯舉成文或預道將來或追稱往昔或更端別叙或重言復說換章則換事換韻則換意變化錯綜不可端倪初非拘以時月為光後也

首章輔漸庵曰楚茨信南山皆述力農以奉宗廟之祭故首皆推言昔人墾闢之功甫田乃述公卿奉方社田祖之祭故首言有年之多與蓄積之畜克而不可不報之意○甫田曰俾雖言其經界分明意只重歲敢一千上蓋舉收數之多以見豐登氣

原非以制民之產取民之制革說○王雪山曰歲取十千猶頌言萬億及秭皆舉盈數且叶韻耳非必如十萬取十千之說○朱豐城曰此章見賦斂之常周給之仁巡省之勤勸相之備○文義疊々相承只重自古有年今又有年意○左氏傳曰譬如農夫是穠是藂雖有饑饉必有豐年注穠耘也壅苗為藂○呂覽曰凡禾之患不俱生而俱死是以先生者美米後生者為糝是故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顧仲恭曰只說一時所見如此以黍稷之盛根耘耔者非是○鄒嶧山曰攸介攸止只是閒曠可止息處獨勞髦士者以眾人不能徧及故進其可與言者與之言使曰以諭乎衆也○黃氏佐曰叙其露体塗足之苦○

正以勞苦之若作其勤而警其怠是勸之非勞之也。

鄭氏曰倉廩有餘民得賒貰取食之所以紓官之蓄滯亦使民更存新穀○又曰介舍也禮使民鋤作耘耔間則於廬舍及所止息之處以道藝相講肄以進其俊士之行

二章朱克升曰神以豐年之福賜農人我則曰農人而受福也目報成而知有賴於民如此又當祈年而為農夫計矣蓋一時之祭而報祈之意具焉○又曰我田既藏則有年已薦臻矣以介稷黍則冀其又有年九○徐儼弦曰婦功於農即婦神之功專惠於下即溥神之惠禮樂特互文也○孔氏曰后土者地之神鄭云社者五土之神能生萬物者以古之有大功者配

之祭法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句龍能平九州死以配神社而祭之曲禮注云祭四方謂祭五方之神於四郊也句芒在東祝融后土在南蓐收在西玄冥在杜是也○又曰田祖謂神農始教造田謂之田祖先為稼穡謂之先嗇神其農業謂之神農名殊而實同也○陳行之曰我田既臧還指有秋之祥上勿應黍稷藁說○黍稷非甘雨不生士女非黍稷不育三以字相承連說○孔氏曰以長物則為甘害物則為苦○本意在美公卿重農非公卿自言也或云不敢忘神休殊非頌述口氣姚承庵曰以我齊明即中庸齊明盛服之齊明也此時黍稷未成故但齊明其志奉此犧牲以進耳改齊為菜而倒用之

以合曲禮之明察甚無謂。○鄒嶧山曰我田既臧正應黍稷
 藟、勿指收成時說。○碩隣初曰介稷黍者即大此藟之
 苗耳。祈只祈雨非祈年也。○姚承審曰方社田祖不應分報
 成祈年二項看蓋為農而致願於神。特一時之祭也。言備物
 以祭方社而祝之曰必我田無臧乃農夫之慶望神默佑之。
 使農夫得盡人力以致此福也。與御田祖是一套事。若下篇
 來方禋祀方是報成之祭耳。○月令仲夏之月乃命百縣零
 祀百辟。鄉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是夏亦有祭也。若必秋
 成報賽則穀已實矣何事於祈且祈年是矣。及何曰而遽祈
 甘雨耶。○孔氏曰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邠祀上帝於南

禘

祭也

郊所以報天德而云祈穀者報其已往又祈其將來。○馮嗣
 宗曰正月祈穀於上帝不聞祈雨也。

三章朱豐城曰曾孫以省耕為職田峻以勸農為職於田峻曰
 喜於曾孫曰不怒互文以見意也。○楊見宇曰嘗旨否以親其
 下不怒以致其敏則所以厚民者非特食我農夫烝我髦士而
 已。○姚承庵曰攘左右嘗其否不但是上下相親亦有甘苦同
 之意。○黃氏佐曰易即易其田疇之易。○徐儼弦曰終善且有
 亦見復有年意。○徐玄扈曰善者實穎實粟之美有者萬億及
 秭之饒。○鄒嶧山曰克敏自不怒中來蓋和悅之中而鼓舞感
 激之道存焉者也。

此見不是特地省耘乃曰祭而來而偶見農夫之勤故上下
相親相感如此朱傳適見又見字可味○朱克升曰此申首
章之意也魯孫來止正適南畝之事易治竟畝即耘耔之事
農夫克敏則髦士能體勸農之意也

未章揚見字曰此收成時事言倉箱之富以足前我田既減意
至曰報以介福萬壽無疆又非特為民祈報而已○徐倣弦曰
禾在野曰稼故求車以載之必曰千斯箱者以茨梁之多也露
積曰庾故求倉以處之必曰千斯倉者以坻京之多也○徐玄
扈曰當未獲時密比不糝故如茨實繁碩而垂末故如梁若既
獲而積之則茨梁又不足言矣○姚承庵曰介稷黍穀士女常

享有年之慶便是萬壽無疆非祝其年歲之謂○朱傳前曰此
言自詩人說後曰而言自公卿說宜報欲報皆原公卿之心言
欲微惠於神而福之有願其擊壤嬉遊永享太平之意然報之
雖藉乎神而或以此為告神之詞則高叟之為詩矣

姚承庵曰黍稷稻粱農夫之慶正所謂介稷黍而穀士女也
報以介福云者上為農祈此慶而神果以是報之耳若說我
田既減為農夫之福而欲報以大福則不宜自稱魯孫之稼
魯孫之庾矣○又曰此與下篇一是上之人祈年以致慶於
農一是下之人力田祈神以歸慶於君蓋總之祈年以共享
太平之福者其間方社祀享蓋其祈祝之意耳詩意不重此

○楚茨信南山甫田傳皆云所以勸農也○鄭氏曰謂大蜡之外勞農以休息之也○鄧潛谷曰甫田邠雅也蓋享田畷息農之樂歌

大田

此詩人為農夫之詞。非農夫所自為者。首章言耕勤種時以順。曾孫之欲而猶恐虫害不除。兩澤不洽。苗未必終遂。其盛故二章遂言精神。力以去虫。三章又言怙君德。以望雨。蓋農夫之所可為者。惟此耕種之勤耳。即田祖之御。猶藉於君而至。欲感格天心。非君德不可漸。說到君來。以致頌美之意。而未章遂言曾孫之省歛而報成。曰願神之介景福也。夫焚火之畀。若而

有止雨之祈。介福之望。若為君有萬壽之祝。而君曰穀我士。民曰雨我公田。盛世君民一體如此。

首章叢華谷曰田廣大其種不一。高下先後各有所宜。故冬擇其種。○鄭氏曰修耒耜具田器。此之謂戒。○徐儆弦曰既備。故上兩項就今歲之冬言。乃事管下兩項就來歲之春言。事既備矣。故取其耜而耕之。種既具矣。故取其種而播之。蓋通相承之義也。○楊見宇曰既備乃事。雖承上起下。然不必拘今歲來歲說。○鄒嶧山曰庭直不拳曲也。碩大不低小也。○國家之財用於是乎。出民生之殷阜於是乎。成所以豐年為順。曾孫之欲。○如其意曰卷

二章上庭碩之苗自其播後言此乃併其秀實時言之業已不復為苗矣玩四既字二不字俱自苗時而要其成功宜輕之適過以喚起苗害當除不重生成次第上○趙士會曰苗既方早堅好矣而又曰無害田穉何也蓋幼而未及長齊即所謂不穉穉者也田穉不害其堅好者可知矣○劉氏曰方房也謂米生於中若人之房舍甲者以在米外若鎧甲也○稂莠自種時便已揀擇至耘時又極祛除故得不稂不莠云○田祖之去虫害亦根君來非特天澤之怙君德也雨澤無時可少若說苗害既除所望者雨便多窒礙○淮南子曰枉法令則多虫螟○孔氏曰食禾心為螟言其奸冥之難知也食禾業者言假貸無厭故

曰蠶蠶食禾節者言其貪狠故曰賊也食禾根者言其稅取萬民財貨故曰蠹也

三章劉氏曰天將降雨則地氣上騰蒸為濕潤滄浸萬物○碩仲恭曰有滄四句一氣渾成中間下一轉語便非○徐儼弦曰天澤怙君德而降則私田之澤亦君之澤也地利得天澤而盛則寡婦之利亦君之利也○鄒嶧山曰天雨何嘗有先後只農夫先公後私之心異其如此○劉執中曰穉謂穗之低小刈獲所不及者穉謂刈而遺忘束縛所不及者秉謂束而輦載所不蓋者滯謂刈而折亂秉獲之所不逮者皆緣豐稔故也○坊記謂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見豐歲粒米狼戾而惠及鰥寡也○餘

利之遺原非為寡婦之故只極言豐年之有餘乃文字餘波處
 末章朱克升曰曾孫四句與甫田同但彼則君上勸農而見農
 夫之勤此則農夫相勸以慰君上之心一為耘耔之時一為收
 歛之時也○趙士會曰盛時農夫不待督責非曰曾孫之來而
 始趨事也註於是與其婦子語須善看○或疑以其婦子不指
 農夫說然同我婦子饁彼南畝謂何蓋言農夫之老者率婦子
 而來也○曾孫來止非徒為省歛而來實為禋祀四方而來也
 只宜輕說過歸重祭而受福上○孔氏曰牲各從其方色南
 方用騂北方用黑○朱氏曰賽者報豐年禱者祈景福○左氏
 傳曰民神之主也故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

傳頌肥腩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繁滋也謂其不
 疾瘵也謂其脩腩咸有也奉盛以告曰潔粢豐盛謂三時不
 嘗而時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粟旨酒謂其上下有嘉德
 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諛慝也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
 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姚承庵曰前篇
 曾孫來止視其耕也此曾孫來止視其穫也一耕一穫皆來視
 焉此方是知小民之依

瞿星卿曰曾孫來止只說他來省歛便是不必作農夫相告
 說以其婦子亦曾孫係以之也何必作農夫競勸說○瞿昆湖
 曰自去其螟螣至來方禋祀見收成之富固田祖去虫之力

亦方社禦災之力固上天興雨之功亦方社捍患之功也○
 姚承庵曰前篇是祈年之祭故曰以我齊明與我犧羊蓋黍
 稷猶未成不用以薦也此是報成之祭故云以其騂黑與其
 黍稷蓋黍稷既成始用以薦也詩人一字不苟用如此
 陶逸則曰小序大田刺幽王也言鰥寡不能自存此以伊寡
 婦之利生說未可為據而朱子謂農夫頌美其上亦從兩我
 公田來第農夫頌上不宜稱曾孫稱曾孫者必祭祀之詞○
 朱虛生曰楚茨以下四篇一時之樂歌也楚茨重奉祭信南
 山重力農甫田力農而歸功於下大田力農而歸功於上皆
 互相呼應者也○鄧潛谷曰幽王失政而楚茨作仲尼同應

故及王政之所本而受之以邠雅明變之可正也婦子饁田
 畷喜邠俗莫美於此邠三詩三舉之牲騂黑不主騂亦邠雅
 之驗

瞻彼洛矣

徐玄扈曰此詩會諸侯而臣講武當與車次詩例看彼東都之
 行本為朝會而詩之作則為日獵此洛水之至亦為朝會而作
 詩之意則重講武○徐倣弦曰二章有講武而無福祿三章有
 福祿而無講武不知鞞奉有必即首章之韎韐也福祿既同即
 首章之如茨也彼此固可互見辭雖異而不害其為同也或者
 以朝會入福祿以講武入保國則首章之講武於福祿何所承

末章之福祿於講武何所涉。血脉隔而義例乖。詩人不若是之拘且固也。○據首章福祿如茨。現前已享治安之福。而又安不怠危。會諸侯而講武。則久安長治之道在焉。必且萬年保之矣。故後二章所咏。只重萬年上。

徐玄扈曰。言講武而先稱洛水之勢者。所謂據天下之雄。居都六合之上。將足以起天下之朝宗也。自古都會必居大川之側。以四方朝貢。漕輓為易。如在渭之將。豐水東注。觀禹貢所列貢道。此意可見。○又曰。君子至止。見鎬京之止。非不可以那居。而必朝會東都。以布德振威之意。○福祿如茨。就人心歸附天下。徐倣弦曰。久安之師。必玩者。吾勵之不教之師。

必弱之者。吾奮之。皆所以鼓其氣也。○惟治不忘武。故能潛消天下不軌之心。若一訓練。開習自有大司馬之法在。○孔氏曰。韜是菽。膝之衣。合韋為之。故謂之韜。○毛氏曰。天子玉璆而珽。珽。諸侯盪琫而璆。○說文。珽。音蜃。甲也。爾雅。黃金謂之盪。璆。音玉也。○徐倣弦曰。末章君子至止。一時之治安也。君子萬年保其家邦。萬世之治安也。一時之治安。一時之福祿也。萬世之治安。萬世之福祿也。俱就講武上見。○萬年保家邦。自是實事。亦是實理。非祝頌也。萬年只當一水字看。○天子以天下為家。故曰家邦。

洛誥。予惟乙卯朝於卜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

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文武並用國家長久之術也周道尚文其勢必趨於弱故周公告王惓惓以張皇六師為說而洛水之咏亦以耀武箴焉其為老成長慮類如此曰姚承庵曰秦併天下銷兵為金人十二晉平吳之後口不言兵蓋未聞瞻洛之詩也

嚴華谷曰洛為東都周末東遷時雖宅鎬京而會諸侯則於東都以四方道里均也詩人瞻洛水之深廣思昔夫子至此朝覲會同四海來假爵賞征伐自天子出何其盛也今決之水猶昔而無向來之盛事矣故傷而思之○鄧潛谷曰瞻彼次大田何也幽失政而大東鼓鐘作失諸侯矣周且東遷

六師備儀衛爾矣故受之以瞻洛侯不朝矣即朝不戢難矣故受之以桑扈蓋易終而有既未濟明水火之有交也雅也而有瞻洛裳華桑扈駕馮明上下之有交也剝窮而反闔窮而通風終於邠雅復之邠其義一也

裳者華

姚承庵曰通章宜述、相承說首言寫其德而有譽處尚自虛說至維其有章則曰前語之含蘊而明指之也然其有章却見之車馬威儀之間而本之中心之固有故下特反覆申言之或欲以首章作主而下之文章威儀與才德皆見為心寫之故或因文章與威儀皆中藏所發欲以末章作主且前興後

賦文体亦應如此。

首章朱克升曰見裳華之葉胥然則心喜況得見此賢侯乎喜可知矣。○華葉相承而光顯君臣相得而益章此興意也。○黃氏佐曰此與蓼蕭相似但彼承燕飲說此專自得君言。○桂北海曰洛邑一朝而得觀之子則制治保邦之長策有以慰求治之心。故傾倒肺腑而無復留恨也。○楊見宇曰譽是來朝得君之名處是永保祿位之意皆是已然事。○唐純宇曰心寫還在平時說包下文章才德在內註能字可玩。

徐儆弦曰二章以芸黃興文章三章以黃白二色興駢服二色蓋言車馬之有威儀猶裳華之有顏色也。○朱克升曰美其文

有根於中者美其車服則有所以稱其服者。二章皆不顯言而自可見我心寫兮之故。○又曰裳華之芸黃亦有文章察然之意。○何確齋曰有章只暢於四肢談於事業之意。如湛露之豈弟蓼蕭之龍光采菽之匪紆桑扈之藩屏是也。○章小東曰四馬六轡常飾耳惟四馬皆駱六轡沃若而升車攬轡之間操縱有節疾徐有度此便是饒威儀而謹侯度處。

末章徐儆弦曰左右以設施言才德以抱負言有是大抱負故有是大設施要見天生全才以佐明時意。○左宜右有只借以形容見無所不可之意蓋庶務終紘人多易亂而君子處之各當故曰宜庶務多端人必易竭而君子出之不窮故曰有然非

有心之宜。安得有左之宜。非有心之有。安得有右之有。故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所謂表裏相符者也。

詩經傳疏證卷十三小雅

詩經傳疏證卷十三小雅

詩經傳疏證卷十三小雅

詩經傳疏證卷十三小雅

詩經傳疏證卷十三小雅

詩經傳疏證卷十三小雅

詩經傳疏證卷十三小雅

桑扈

徐儆弦曰首章言其德足以得天。次章言其德有以統人。三章就平日在國言。見以德盛而獲福。四章就今日在燕言。見以禮恭而獲福。姚承菴曰君子樂胥受天之祐。泛說所以受祐處全在屏翰上。故次云萬邦之屏。三章就屏翰之可為憲。處頌其受福之不那。四章又本其交之匪穀者。頌其福不求而自至。總之所謂受天之祐也。

首三章未克升曰桑扈交飛。則彼此相輝。而有文人臣受燕。則上下相與而獲福。則以相受之益為與。但人臣之福本出於君

而曰天祐者天子之德詞。揚見字曰樂胥雖是呼過之詞亦泛言其有易簡可樂之德也。不宜輕看。薛方山曰桑扈之飛若諸侯之有徃未也。故以為典萬邦之屏是諸侯見成事非頌禱之詞。

頤仲恭曰疏以桑扈之有文章喻君臣之有禮節殊有理朱傳則以為不取義之與耳。葉桂山曰以一身為萬國之藩衛亦其功之可頌者也。

三四章薛方山曰之屏之翰而百辟為憲則其功大矣功大者易以驕。故言不戢不那則受禍之多。兕觥其觥而肯酒思柔則其情通矣。情通者易以肆。故言彼交匪敖則萬福未求兩章皆

以頌禱之詞寓戒飭之意。輔潛菴曰百辟為憲有期之之意。不戢不難有戒之意。鄒嶧山曰屏者捍衛之使無侵侮翰者植立之使無傾覆也。憲只是屏翰中脩已治人附眾威敵事戢者收斂之意難者慎之意豈不云者見其宜如此也。陸農師曰兕善觸故先一之罰爵以兕角為之。鄭氏曰群臣燕飲無失禮者其罰爵從觥然陳設而已。

鴛鴦

四章平看但前取與鴛鴦後取與乘馬其屢嘆不已者愛之深也不敢擬議其德以為報稱者敬之至也。孔氏曰畢則執以掩物羅則張以待鳥。弋不射宿故待其飛而

後畢羅之○鴛鴦必于飛畢羅始有可施君子必萬年福祿始
有所附言若與君子而相宜者然故曰宜之○鴛鴦匹鳥弋者
每雙得之似亦取福祿既同之義味註中則字分明是喚醒與
意不得以萬年貫下作一氣說○考之古今注鴛鴦水鳥雌雄
未嘗相離故常戢其左翼乃君子以萬年而享遐福亦有相維
不相舍之意在○鄒嶧山曰萬年是永久意不作壽說首章宜
字自福祿就我言次章宜字自我享福祿言○又曰諸說以艾
為奉養之厚緩為優游之樂看來福祿字既實則艾緩字宜虛
當只說福祿有以養其身有以寧其身如云一身之間皆安富
尊榮之福為之培植保定也方合詩人之旨○徐儻曰斬芻
曰推飼粟曰秣○乘馬為人所養亦人所安故以取興○唐荆
川曰通章重萬年上蓋天子不難於福祿而難於悠久惟萬年
則足以享此福祿矣

頍弁

三章平看前二章專言兄弟末一章無言甥舅只是叶韻之詞
○徐儻曰首二章但言親之情至未及死喪之感則意愈
切矣

首二章輔潛菴曰首言與燕者其弁頍然只是賦體而實維伊
何又以起下豈伊異人兄弟匪他此則興也○說文頍舉頭貌
○孔氏曰爵弁士祭服韋弁即戎冠非常服也惟皮弁上下通

用○婉承庵曰伊何是問何人斯故下應以兄弟匪他何期是問何期約故下應以兄弟具來○儀禮舅之子內兄弟也姑之子外兄弟也○淮南子兒絲無根而生茯苓抽兔絲死○徐敞弦曰蔦蘿松柏均為地所出而有相附之勢亦猶兄弟與已一氣所分而有相依之情庶几幸詞也○陳行之曰蔦蘿附松柏以生猶兄弟親戚附天子以為親非惟情相固結其勢亦有與國同休戚者○又曰何期即夜如何其之其時善也物得其時則善矣○黃氏佐曰未見既見與他處不同當以未宴既宴說○孔氏曰奕々憂之狀憂則心遊不定故以為無所薄○炳々即楚詞所謂憑心也滅以炳々形之自見○陳行之曰天倫之

樂既叙天下事無有善於此者故曰有滅

未章陸農師曰說文霰稷雪也言其霰粒如未○大戴禮陰氣勝凝為霜雪陽氣勝散為雨露○徐敞弦曰樂酒今夕君子維宴則凡生前之可憂身後之可慮者一切置之度外矣易曰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與此同意○徐玄扈曰維宴之維註但當二字正解此一云維兄弟甥舅是宴他人不與也便呆○鄒嶧山曰樂酒二句此主人自言當自盡其情非勸其兄弟甥舅也○人生在世光陰幾何今夕得遇於此他日又知何處失此不樂恐後會難期但當燕飲以盡今夕之歡也

序曰頽弁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燕樂同姓親睦九

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左傳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鄭氏曰女蘿兔絲喻諸公非自有尊託王之尊見王明則榮王衰則微○嚴華谷曰幽王之時亂已迫而不自知族人與國同休戚深竊憂之無由進其忠告假以王不宴樂同姓為辭而告以禍敗之戒非真欲王宴樂之也○又曰末章言國亡無日族人縱得見王其能幾乎樂酒今日謂未保明日之存亡也維宴謂天下之事已無可為維須飲耳其辭甚迫矣○陶逸則曰只豈伊及人一語便有幾許傷恨之意

車牽

薛方山曰首章是未至而望之切言其始也次三章是既至而樂之深言其終也未章則總始終言之

姚承庵曰男女之配所重在德故首章奠德音之來括次章幸令德之來教三章喜其德而歌舞四五章則形容其所為喜者幸其德可景仰不負親迎初心也

首二章章小東曰燕飲聚會有好友在焉最為可樂今德音來括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不在好友之下矣○朱克升曰鷓來集林女來教已皆可喜者而又以二彼字相應為與○又曰上言德音聞其有是德也此言令德則見其有是德矣故疊燕喜之意而申以無射云○薛希之曰婚姻以時故曰辰彼碩女令

德來教只輔內治以補吾所不及便自有誨的意思在○徐玄扈曰譽樂也即韓姑燕譽之譽或作稱揚其德來是

姚承庵曰夫妻相敬如賓此云雖無好友蓋自謙之詞○列女傳引詩作展彼頭女

三四章鄒嶧山曰燕以成禮以情不以物也妻以配已助德非較德也故惟望其豐嗇之不計賢愚之相忘庶幾樂吾之樂焉耳○徐玄扈曰雖無字不重謙重在相樂上蓋謙言物與德之無無、非欲其盡情以相樂也庶幾與之、詞非食多寡之謂○姚承庵曰自慚雖無德而獲令德之教不覺樂意之形故曰夫歌且舞非真歌且舞也又曰庶幾云者君曰式飲式食庶乎

少見予之意云爾○徐倣弦曰情最深者略其物之輕思有餘者忘其德之薄○昏義曰共牢而食合卺而醕所以合休同尊卑以親之○鄒嶧山曰析薪而其葉潏然所得副所求也故以為與鮮我觀爾猶云難得見爾也亦重在德上○葉臺山曰此本其好德之出於誠也重心寫上惟得賢內助而相樂而飢渴之思於焉寫矣

末章碩仲恭曰高山景行與新婚之令德仰止行止與慰我心註引表記甚有意○薛希之曰四牡二句是脩往迎之儀即首章事觀爾二句是遂得見之頭即次章以下事以慰其心所謂釋飢渴之望遂燕樂之情也雖無始終文義當一直說下

姚承庵曰陟彼高岡二章總見令德希既而我幸得此為配也○又曰四牡騤々六轡如琴與曷不肅雝和鳶雝々頗相類似即於車馬之間徵其德也○黃東發曰景行言大路也表記蓋斷章取義唐明皇孝經序有景行先哲之語似以景行為人心向往之虛字後世遂有景慕之說皆始於明皇之誤也

潘筮江曰思季女若飢渴而不傷極燕喜而不淫開睢之後吾取車牽馬○朱克升曰正小雅有鹿鳴以燕群臣有棠棣以燕兄弟有伐木以燕朋友而獨夫婦缺焉則此詩亦燕禮上下通用之樂典

序曰直牽刺幽王也褒姒嫉妬無道並進譏巧敗國德淫下加於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鄧潛谷曰車牽思淑女也褒姒下巧王惑之大夫念不能得之於王思得淑女配王移其心焉或云是逆申后時詩與衛碩人意同集傳以為樂新婚之詩親迎者所自作若然當入風非雅矣抑又風斯下矣○沈仲容曰禮云婚禮不賀人之序也又曰娶婦之家三月不舉樂思嗣親也新婚安得有燕耶

青蠅

揚見宇曰此詩極有委曲首喻諛言之惑人而戒主以勿聽次要其終極於亂國之大而未又原其始起於交媾之微欲王謹

之於微正以杜其聽之端也。○劉安成曰：首章以青蠅與君子對言，故知以蠅比諛。下二章以青蠅與諛人對言，故知屬與。○朱克升曰：首章為比重在管，二字後二章為與重在止字。一嚴華谷曰：蠅能汚白為黑，如諛人之誣善類，驅去復還，如小人之易進難退，故以取喻。○又曰：蠅集於樊籬，喻諛人為亂，漸致迫近，當防其微也。○又曰：持心猜忌，則諛易入。○段氏曰：蠅糞久能敗物，所謂蠅糞玷玉也。○徐儆弦曰：青蠅往來管，以亂人聽而諛人之交亂，四國構我二人，亦有惑聽之意。○青蠅而止其所，則勢難驅諛人而恣其欲，則亂難弭，故又以為與。○陳行之曰：毀已於上，以携其君臣之交，而使之得罪也，故曰構。

我二人

前漢昌邑王傳云：王夢青蠅之矢，積四階，東可五六石，以問郎中令遂，遂曰：陛下慎之。詩云：營，青蠅止於樊，豈弟君子，無信謔言。陛下左右諛人衆多，如是青蠅惡矣。註：惡，即矢也。賓之初筵。

首二章言古人因射祭而飲者之善，以發自警之端。三章言凡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四章遂極言醉者之狀。末章則以飲之不善而深致戒焉。武公未必實有此失，但設為之言，以自箴儆如此。

首章鄒嶧山曰：一射中有三次飲酒，飲酒孔偕是未射之飲舉。

醕逸。是將射之飲以祈爾爵。是方射之飲。知得此意。只疊。說下不必分先後。謂飲而後射。而後飲。○蘇氏曰。先王將射。必先行燕禮。既安賓。然後改縣。以避射。既旅。然後張侯及弓。既耦。然後拾蕝。求勝以爵。不勝者。禮節詳明。人心勉飭。如此。其飲酒所以正威儀也。寧至於亂哉。○鋪陳曰。筵藉之曰。席賓之列於筵。兩旁者。其坐次皆有序。故曰秩。○徐倣弦曰。司馬司正。三耦衆耦。皆一人。故曰左右。○孔氏曰。殺則實之於豆。核則加之於籩。實有桃梅。故稱核也。○鄭氏曰。豆實菹醢也。凡非穀而食之曰殺。○又曰。王之酒已調美。衆賓之飲酒。又威儀齊一。言主人敬其事。而衆賓肅慎。○陳行之曰。說殺核便及酒。只

疊。通下非以酒之和旨屬主。而遂與賓之飲酒對說也。○鄒嶧山曰。肅敬齊一。而不羣。德容儀是曰孔階。醕爵即所謂賓受之奠於席前而不羣者也。至此東西以次而舉。其先後之序。若一往一來者然。故曰往來有序。○孔氏曰。射禮有三。有大射。有賓射。有燕射。大射者。將祭。擇士於射宮。賓射者。謂諸侯來朝與之射於朝。燕射者。因燕賓客。即與射於寢。○又曰。天子宮縣階間妨射位。故改縣以避射。○又曰。獻奏皆奉上之言。以發矢能中。是呈奏已功。故以獻為奏也。○趙士會曰。以祈爾爵。若疑於爭。然即形容他發矢時之心。初不形之言也。惟存必勝之心。於無言。即消有爭之形。於不露矣。○許穎陽曰。不惟勝者以此自

期原不勝者之初心亦未嘗不期乎此此可見其醒然自持不
 流沉湎處○註衆耦拾發孔氏云拾更也射者更代發矢○儀
 禮曰卒射司射命設豐弟子奉豐升設於西楹之西勝者之子
 弟洗觶升酌奠於豐上不勝者進取觶少退立卒觶進奠於豐
 下注云豐形似豆而卑○徐玄扈曰初筵初字對本章下面飲
 酒說第三章初筵又是對本章曰既醉止說不得相混蓋首章
 射飲次章射飲皆飲之善者正古人所行可為今日之法凡飲
 酒者皆能如此亦何惡於飲柰何今之淫酒毀常大異於此是
 以有後三章所云也若於射典祭者亦謂始時之善如此惜何
 其終不善耳便大夫詩人之旨矣

射義曰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嚴華
 谷曰射者各心競云我發矢中彼正鵠之的以求免爾之罰
 爵所謂其爭也君子

二章王介甫曰先王用酒常以祭祀必有禮樂有禮必有大樂
 以和之有備樂斯有備禮以成之籥舞笙鼓備樂也以洽百禮
 備禮也○徐玄扈曰錫純嘏以上主人獻尸也奏爾能以上子
 孫獻尸也奏爾時以上賓客獻尸也各段內俱有尸酢之爵即
 是祭飲非如劉氏所謂飲在祭後也○鄒嶧山曰籥舞在庭言
 文舞則武舞可知笙鼓在下言笙鼓則八音可統以祖功宗德
 著之聲容故可以相通而相感以洽百禮以字承上樂未○頌

隣初曰禮樂不必十分章合上奏樂已衍祖何得至此方合禮也○毛氏曰秉籥而舞典笙鼓相應○黃氏佐曰樂之聲音節奏一依禮之先後次第故曰洽芟茨云鼓鍾送尸此樂以合禮之一也百禮如裸將妥侑迎神送尸等俱就禮文上說禮有不至非淪于卑即入於簡故惟至而後有玉有林○姚承庵曰廟中禮度有百其多舉其儀制之大曰有玉盡其節目之詳曰有林○薛希之曰子孫皆湛焉無勉強而樂於獻尸以展將事之能蓋只各伸其敬意○朱克升曰癸禮三獻尸之後長兄弟及衆賓長皆為加爵蓋三獻尚禮成又多之是加爵也○徐倣曰孔疏謂於賓客中取人令佐主人為尸設饌者所謂室人也

○祭統曰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鄒嶧山曰賓飲尸而尸飲乎三尸酢賓而賓飲乎一此見賓客之與祭者無一人不飲而亦無一沉湎於酒者○徐玄扈曰室人特為賓加爵非自獻也只是有事為祭之意○楊見宇曰酌彼康休之爵以行時祭之禮只就賓客獻尸說○酒誥曰飲惟祀德將無醉文曰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

徐言扈曰此年曰注有祭而飲字逐各段補尸酢意思意說詩無補綴法若要說古人為何不說若要說盡古人為何不說盡分明是盡蛇足也此章只重祭祀之事見酒之為用如此何必說尸酢之爵乃為飲酒事耶

三四章莊子曰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鄒嶧山曰凡飲酒者謂非射非祭而飲者也○孔氏曰此與上章古今不同而相承為首尾故再言賓之初筵○劉安成曰酒非有過飲者常至於過也飲者之於初筵亦未有過其終既醉則不能無過也公之自悔亦慎終如始而已豈必廢燕而後免酒禍哉○姚承庵曰凡人以恭敬為主而恭勝者反有拘迫之形反是又入於悒慢而無節故必曰溫○其恭○趙士會曰反○抑○謂在未醉時尚能矜持然與初即席之溫○已不同矣○徐玄扈曰抑○四句或作過脉抑揚衍下便於行文但非詩体耳○揚見字曰反○而顧禮者周旋欲中規折旋欲中矩也悒○則雖欲

願禮不可得矣抑○而縝密者擬之後言議而後動也悒○則雖欲縝密不可行矣不知其秩不知反○抑○也○許南台曰四章極盡醉者之狀亦可見詩人之善於模寫載號載呶口容之不謹也屢舞傲○身容之不正也側弁之俄首容之不直也既醉而下是嘆誨之詞○鄭氏曰此更言賓既醉而異章者著為無筭爵以後也○禮記云君子可以宴可以酬不可以沉不可以酒○姚承庵曰抑○者退讓以明禮悒○者縱故以踰閑○是傍若無人之狀○僣○是不知人事之狀○輔潛庵曰傲○比僣○則甚矣側弁之俄屢舞僣○則又甚也○輔潛庵曰甚於不知其秩○瞿昆湖曰令儀還有些點檢工夫在曰維其

令儀見無令儀者之為伐德也○賓能節飲益彰主之能善是燕故曰並受其福、雖說譽亦本德來

未章立之監史正欲不醉者提醒之使飲者不至醉耳故下即發明不醉者之情既危言以恐之又丁寧以戒之也不必說可監史在前亦無顧忌處○徐玄扈曰監察其惡史書其過一察一書相為副貳故曰佐非謂監所不及史則書之也○呂東萊曰淳于髡說齊威王曰賜酒太王之前執法在旁御史在後監即執法史即御史也○輔潛庵曰凡溺于酒者其病根只在一直字稍自謹飭者便不至是匪言勿言應前載號載而去也○徐玄扈曰式毋以下皆本上反耻未都是不醉者意中事欲

持以言之醉者而不可得想見他羞愧情狀目不能視心不能安分明拊心跌足之態宛然在目此等皆非實話全在摹寫意况上着精神形容不醉之情正見醉之可耻教句一直說下不斷○徐徹弦曰由醉之言俾出童殺者盖人主於醉雖監史之官不足以糾其失凡諸義理之言皆不能入矣故諉言必無之物以恐之亦所以處醉者也○山無草木曰童山故殺羊而無角曰童殺與彼重而角有辨○說文爵禮器也象爵之形所以象爵者取其鳴節、足、也○葉桂山口飲酒間動容之失固非而妄言之得罪於人尤甚故上就威義言此特揭言語而深告戒之也○王藻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酒如也一爵而

言：斯禮已三爵而油已退。○禮豢不為禮非以為禍也。而
 欲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曰為酒禮一獻之禮。賓
 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所以備酒禍也。
 徐玄扈曰：衛殷墟也。康叔衛始封之君也。殷俗沉湎而武王封
 康叔作酒誥以戒之。意念深矣。賓進之作其真能率由祖宗之
 訓者與夫武王誥康叔本以禁其欲也。而反曰洗腆致用酒曰
 飲食醉飽曰自介用逸。武公曰酒悔過宜其痛絕之也。而反曰
 飲酒借曰酌彼康爵曰並受其福。而先王所以脩酒禍者安
 且介也。非必并孝養羞者燕射祭享而一切辟絕之也。故曰大
 上因之。其次利導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

周衛二武其知此義也夫

序曰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媒近小人。飲酒無
 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沉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
 孔氏曰：毛鄭俱以上二章陳古以駁。今次二章刺當時之荒
 廢。卒章乃言天下化之。○陶逸則曰：以經文合註。疏其非武
 公自悔明矣。即以抑詩參之。抑稱爾稱小子。猶有自警之意。
 此言古射禮而及淫酒。又皆指賓其為刺時無疑也。

魚藻

三章平看。雖首言樂飲。末言安居。總要說出治安氣象。○輔潛
 庵曰：此詩與鴛鴦相似。不頌其德者。不敢形容敬之至也。但美

其飲酒安居如此則非德盛者不能矣

徐儻弦曰首章魚在藻而游泳適其性故首大王在鎬而王業不偏安故樂酒三章以魚依於蒲興王安於居○薛方山口豈樂飲酒飲酒樂豈只是一意而反覆其詞以成章○徐玄扈曰諸侯之頌王也以天下之安危為君身之休戚則雖褒美之詞而保泰之謨存其中矣○未克升曰豈樂飲酒非以酒為樂也心無已私之累時無四方之虞所謂樂以天下也頌其福而德在其中○顧隣初曰那居廣說不拘、燕飲上

序曰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嚴華谷曰此詩止刺幽王後序

因詩有在鎬之文遂云思武王爾○又曰水深則魚樂所躍淵縱壑相忘於江湖者也今淺水生藻而魚在焉露其頰然之大旨猶言魚在於沼亦匪克樂喻民之窮盛窘迫也幽王在鎬京而飲酒夫民安而後君安今民失其所而王獨樂其能久乎○又曰蒲生近岬則水又淺矣愈更窘迫也王在鎬京安然以居不知危亡之將至也○胡雙湖曰首大而尾長乃魚之瘠者

采菽

徐儻弦曰首章言寵錫之厚而歎其薄二章言始來之時而喜其至三章言入覲能敬而為天子所予四章言其獲福之宜然

五章言其獲福之必然以見好之無已也○又曰首章錫子或以為於迎來之時而議送往之禮不知古人作詩只欲敷陳天子所以待諸侯者如此耳若其先後次序固不必拘也不然三章已言彼交匪紆而未始云亦是矣美亦有防不通矣○徐玄扈曰彼交匪紆故宜其獲福此一篇大旨

首章采菽必盛之筐管君子來朝而可無錫子乎蓋物各有以慶之故以起興○朱克升曰菽葉可為錡焚故采之為祭祀之用○徐徽弦曰采菽四句以盛物有常器與待臣有常禮○又曰金輅以賜同姓樊纓九就象輅以賜異姓樊纓七就玄衮以賜上公及黼以徧列侯不可入卿大夫注是禮之全文耳○陳

少南曰上公九章其服用衮諸侯皆上公詩人取其錫予之至厚者爾○黃氏佐曰有衮龍以繪於衣自公而下隨其等以降殺有黼黻以刺於裳自子男而上隨其等而加隆○孔氏曰王蔭注云龍卷畫龍於衣卷字或作衮然則以龍首卷然謂之衮是龍之狀也○楊見宇曰何錫予之貫下一氣說言將何以錫予之而罄此禮下之典則維此車馬維此衮黼之錫云爾○姚承庵曰雖無子之口氣最難体言吾於君子來朝錫賚之心誠無窮也而車馬服物有定數今雖無以子之維此路車乘馬爾矣又將何以子之維此玄衮及黼爾矣此外更無可益者其能惟吾心也乎哉要見馭幸之典自應乃爾非所謂殊恩異

數也○又曰如今人說饋送雖無他物維有這箇物事然但有此却不能盡我的意思

二章鄒嶧山曰此章有喜其至止之意○又曰稱諸侯之儀衛者見謹飭之度寓乎其中不徒以文物之盛也○王氏曰噤言其声之細無敢馳驅故也○徐倣弦曰載駮載駟言四馬之中以兩為駮而一車之駕以駟為乘

三章薛方山曰白虎通帶蔽也行以蔽前上廣一尺下廣二尺天子朱芾諸侯赤芾幅束其脛自足至膝幅雖微而有差等之度故左氏曰帶裳幅舄昭其度也○易乾鑿度曰古者田魚而食曰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猶知蔽

前者重古道不忘本○說文滕緘也名行滕者言所緘束之今之布襪其遺制也○唐荆川曰覲君欲以行禮赤芾謹拜跪也行禮必有周旋邪幅便趨踰也舉此二者以見其餘○朱克升曰盛服以自飾小心以上交而得君心所許予有許予之心斯有錫予之實詩人是以反覆其詞也○徐玄扈曰天子所予字虛看天子褒予其臣必有言以將之故曰命如首章之錫予皆是也福祿又推開一步○薛方山曰福祿舊俱就予命上說但首章方以為薄豈有此却指為福祿之理君雖至尊亦不若是之自諄也○何確齋曰天子命之是君春命之也福祿申之是天申重之也泛說為是○楊見宇曰惟匪紆而為天子所予

則雖無心於希寵而天子自命之雖無心於干祿而福祿自中之只就上咏嘆之語○鄒嶧山曰申者始終不替之意

四章徐儆弦曰維栢得天澤地氣之厚是以校長而葉茂惟君子懷才抱德之全是以殿邦而聚福根上匪紓之敬末○又曰殿重也天子之邦王朝也○章小東曰末則增重王都歸則藩衛王室故曰殿天子之邦○孔氏曰軍行在後曰殿取其鎮重之義○薛希之曰辨則不雜治則不亂總是威儻整齊之意天從行之大夫亦皆精白以承休德所謂追琢其旅也正見諸侯之敬所宜錫予處

末章徐儆弦曰此以纚維二字興葵脆二義天子葵之見其得

君心比天子所予更深一步優游者言其忠愛之心出於自然非止於畏罪懼禍而勉強不得已者也○憂盛危明之惴素簡在於帝心知非以飲酒那居之頌娛其君也此是天子葵之處○左右之從與優游之戾皆是作詩者用意點綴處見不獨君子賢而其旅亦賢不獨在朝能敬而在道時已預其敬題外生意復翻出一段餘波

序曰采菽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沈仲容曰左傳以為此幽王舉火戲諸侯悅褒姒時也○姚承庵曰天子深嘉其忠敬欲令優游於王畿而不遽去焉蓋錫子之不足亦春

留之無已也天不訓至宜作止字解看縹緲維之亦便有挽
留之意在平、率從是幸其來亦是戾矣是惜其去○漢書
杜鄴曰人情恩深者其養謹愛至者其求詳夫戚而不見殊
孰能無怨此棠棣角弓之詩所為作也

角弓

徐儻曰首章言王不可遠其兄弟二三章承言王苟遠之則
人皆效之彼不令兄弟之相病者多矣四章承言民之相怨無
他特據已一偏之見耳以必措怨而取爵位終亦必亡况此人
但知害人以利己全不審己之不能堪但知貪黷無厭而不知
其得之已滿此與老馬不顧後食餽酌取者何異然原其所以

皆王實致之耳苟其反是則人亦以善附矣今王不然而惟譏
是聽此吾所以憂也○許南台曰相怨相諗惟在小人而誰實
使之則王不親九族之故使字是一篇骨子○骨肉相怨本就
王之宗族說而民之胥然胥效與民之相怨一方只借來做一
話柄意仍說歸宗族上去觀朱傳於民之無良下復轉上兄弟
意可想矣○鄧潛谷曰角弓傷親離也訓王自反焉是頰弁之
應也

首章徐玄扈曰角弓張之乃來一弛便去兄弟婚姻親之乃近
一疏便遠言當龜勉同心之意○孔氏曰冬官弓人以六材為
弓謂幹角筋膠絲漆也此言角弓蓋別有角弓如今北狄所用

者弛則體反若不繼繫則不復任用也○角弓有張弛之道兄弟婚姻無相睽之理當是反與○鄭氏曰相踈遠則以親之理易以生怨

二三章又曰言王汝不親骨肉則天下之人皆如之見汝之教令無善無惡所尚者天下之人皆學之言上之化下不可不惧○鄒嶧山曰然者然其所為也就意見說倣者倣其所為也就作為說○又曰此以感應之理言教字只就遠上看蓋上之相遠即其所以教民者也○姚承庵曰爾之教矣二句申上說若曰民何以胥然哉爾之教也爾教之民胥倣之矣此教是身教下毋教猱升木正與此應○徐玄扈曰三章抑揚說重王化上

人性無常惟上所帥令者固不變不令者則變矣人之令者少不令者多則化於王之不善者豈少哉○又曰衛叔寶云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况兄弟之間乎雖或以不善相加遺不無出於過誤吾惟以慈念攝之雅量容之則弘忍所化怨毒俱消矣若斤、繩墨不少假借彼以逆來吾以逆往情散而不屬彙構而日深惡稔禍積何時已乎所謂景星慶雲妖氛厲鬼皆自一念之寬窄始詩言綽、有裕交相為瘡民之無良相恕一方真可謂熟於人情老於世故者也○葉桂山曰兄弟之間惟寬容包涵最好故以綽、為令若彼此遞相責望意思已自緊急迫狹了安得不至相病

姚承庵曰綽裕狀相與之和交瘡狀相煎之急只泛論不根
王化不善來傳注太拘且與胥倣意相礙○以進退綽然
有餘裕照看還是不為間俗係累非存心寬裕之義

四章徐玄扈曰相怨一方此句法妙品已斯已者交傾互軋同
歸於盡也今人兄弟分爭財產兩俱破敗非所謂受爵不讓至
於已斯亡者乎故曰兩人相讓則俱得食兩人不相讓則俱不
得政此意也○楊見宇曰一方只是膠於意見之偏如所謂各
執一說是也○朱克升曰一方者私已所見非大同之道也比
則合四方為一而廓然矣已斯亡者亡而後已也詞倒如此○
鄭氏曰爵祿不以相讓故怨禍及之比周而黨愈少鄙爭而介

愈辱求安而身愈危

嚴華谷曰民之相怨各執一偏或因益酒夫歡至亡其身詩
蓋為持平之說以解之也○鄧潛谷曰怨不在大受爵不讓
而怨萌生或以死亡子公之嘗菴是已禮無微或忽也是已
怨之道也

五章許南台曰上喻小人不量力下喻小人不知足也○郝鹿
野曰肩重而不顧必至於敗轅既飽而求食必至於潰腹既醉
而求飲必至於濡貲三喻皆終受爵不讓之意○楊見宇曰此
承上章一氣說下言國家之爵位惟才力之優者堪之今不自
量力之不堪而愈黷無已足敗如老馬而又如食如酌之不止

未有不亡者也

鄧潜谷曰飲食過反吐曰嘔

六章鄭沃曰徠之性善登木若教使其為之必也塗之性善著若以塗附其著亦必也○母字貫下兩喻叠說○王延壽王孫賦云緣百仞之高木扳窈裊之長枝○胡雙湖曰母教云者申二章爾教之義而禁止之也○君子有美道則小人皆連屬而相親今無良之人相怨由王不教之也○徐玄扈曰與屬字字有搏散合離之意

七八章姚承庵曰此深罪正之聽諛而不察接引諛惡之人安處於教惰養成薄惡之俗大類於蠻夷此皆王之身教所及也
諛曰我是用憂○朱克升曰上刺王信諛以長惡人下刺王信諛以長惡俗○徐倣弦曰雪之盛者見日氣即消可見諛言雖侈少用其明何能自肆○姚承庵曰式居婁驕使安處於高亢放惰之域○王介甫曰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中國之道也中國道盡則如蠻如髦矣是大亂之道也○鄭氏曰髦西夷别名○昔辛有適伊川見有被髮野祭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已而楚子果還陸渾之戎於此類之應也如嚮我是用憂詩人之意深矣厥後幽王卒死大戎之難可畏哉

鄭氏曰遺讀曰隨式用也婁歛也今王不以善政啓小人之

心則無肯謙虛以禮相卑下先人而後已用此自居處歛其驕慢之過者○章小東曰式居語詞或以益訓居終屬牽強○朱克升曰式居屢驕言王信謔使小人以驕慢自處者不一也慢則諛愈甚矣

菀柳

向景巖曰首二章喻已不敢朝末章與王不可朝總是言其不朝之故也○朱克升曰始則慮其極欲以求於我繼其慮其過分以求於我終則慮其貪欲無厭而加禍於我也○苛責無已人自難堪讀者當原其不得已之情若君臣之義又當別論○畏其暴雷之甚若上帝然故云甚暵中已有極字意無自暵焉

尚未說也○陳行之曰靖之不必是靖難但一人朝則諸侯皆朝而王室安故云○姚承庵曰覲俾予靖之一俾字見當時天子猶能令諸侯但令之而復深來之故諸侯懷怨耳○又曰無自暵是戒詞無自瘵則深疾其病已也○孔氏曰飛亦至天而止王心轉側無常人不知其所止○沈仲容曰彼也者外之也人也者卑之也君以此稱臣固見昏雷之過臣以此稱君亦豈忠厚之情○凶矜即上予極予邁之意蓋貪縱無極則難揖貴望無已則難塞加禍所不免矣○史記魯仲連傳周威烈王時齊威王率天下諸侯而朝周之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諸齊侯不往周怒討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

席東藩之臣田齊後至則斲威王怒曰叱嗟而毋婢也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

朱克升曰鬱陰之木可懸暴雷之主雜覩又其意以為此也

○姚承庵曰曷予靖之二句若曰曷為予既靖之而反自取其禍居之以凶矜也遭此禍而可伶曰凶矜

都人士

通篇總是追想都人之美而深致願見之意不得以見不見分言○徐玄扈曰作者於亂離之後追憶往事蓋就所及見非必謂文武成康之盛也東漢光武為司隸時入洛陽吏士見其僚屬皆懽喜不勝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即此

詩之意

首章嚴華谷曰彼指古人稱彼以形此也都人士對君子女言之謂男子耳士通貴賤之稱○人物之美就儀容徵之而都邑之盛又以人物儀容徵之孤裘以見服之衷也不改以見度有常也有章以見詞有法也作三項看○輔潛庵曰容則德之符言則德之發容言如此則其德可知○徐玄扈曰行婦就今日說言昔時之美如此今一往而不可復見矣倘得行婦於周再觀昔時之盛豈不為萬民所瞻望乎久慕而忽見如昔出而乍歸也此句法妙品○楊見宇曰望乃快睹之意與後云何盱矣作懸望者稍不同

二三四章陳行之曰臺笠緇撮見他冲朴處綢直如髮見他閑雅處○張子曰其首飾綢直如髮之本然謂不用髮髻為高髻之類○徐玄扈曰綢直如髮如字古而字通猶言綢直其髮耳○說文綢密也○朱克升曰綢直言其多而不局曲也○徐徹弦曰充耳琇實言士有禮服謂之尹吉言女有禮法○孔氏曰節南山云尹氏太師是世為公卿韓奕云為韓媾相攸汾王之甥是媾與周室為昏姻也故見都人之女有禮法者謂之尹吉○姚承庵曰凡國俗趨向都效大家所為故特稱尹吉○徐玄扈曰言從之邁與行婦工尚同意俱是設言得見之喜以甚其不得見之思耳○章小東曰言從之邁即仰與子同婦意

末章蘇氏曰帶由具自餘而垂之髮由其自揚而卷之言古之為容者從其自然而非強也○徐玄扈曰服飾氣象固欲其盛羨而有意文飾亦非盛世之象惟自然閑美不假修飾則無舒肆治容之態而民生之咸獲自盡槩可知矣盱望也與云何其盱一例當云使我如何其懸望乎言望之甚也○又曰凡詩二句為節止是一意有二句二轉者胡能有定寧不我頤我不見兮言從之邁是也有一句二轉者誰與獨處勿替引之是也皆尚法之變格也凡詩體不一緩急異態或意本直致而雍容揄揚朱弦三嘆或意本繁委而急節短腔下管偏疾大約鋪張盛美遠調為多陳叙哀情促音獨用曰此尋之亦可以盡文章之

變極才人之致矣

采綠

姚承庵曰首章是及期而思次章是過期而思三四章是思其至而得相從也○徐玄扈曰此詩與卷耳載馳同体俱是託言毫無事實古人含情寄况大都若此

嚴華谷曰婦人夫不在不為容飾髮久不櫛則曲局不舒展庶幾其夫之歸而沐之望之辭也○予疑曲局有誰造為之之意五日六日只借以形容其失期或云六日不詹未久也今人失咲矣○張七澤曰後二章之意盖言君子未歸而實勞我心如此使其得歸狩則為之韋弓釣則為之綸繩釣而有所獲也

則我亦得與君子共觀之相親相暱不至如今之怨曠也然而君子之歸何時耶只如此說便是思望之切若云欲無往而不與之俱則近於俚矣殊失詩人溫厚之旨○陳行之曰韋為弓室當是韋以待用非謂射畢韋之也○徐倣弦曰自是以後雅之音嚮漸入於風

序曰采綠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

黍苗

通詩只疊、說去首言南行之勞惟大臣能勞之中遂自幸其可成功而歸未又預道其功成而慰王心也○當時申伯苟無功於周而宣王封之勞民動衆怨詛在所不免今行役者爭勸

而樂成之吾以知宣王之能任賢也○朱傳將徒役云者言統率之而南行也是將軍之將非將然之義

首章鄒嶧山曰物生盛有天澤以濟之遠行勞有仁人以慰之此興意也○趙士會曰悠々南行以地遠而時久也此中有勞苦意故惟召伯能慰勞体悉之

二三章徐玄扈曰我任二章舊說謂徒役者有召伯之勞故感激勸勉必謝功既成而後歸也愚意此徒役者慶幸之詞蓋惟有召伯之勞來撫循故今日之役無有他虞凡我同役惟待土功既成言旋言歸而已如此方似本章語氣○自古與大事動大衆行者鮮不告勞亦無不切懷歸之想者此詩而言我行既

集蓋云歸哉若有欣然竣役之意只平々說去便見上之所以使之者不必更添勞而不怨意也或以為召公慰諭之詞示以歸期安其心耳亦非本旨○許南台曰我任二句俱指人言有負任者有推輓者有御車者有服牛者觀我字可見

四五章徐徹弦曰此皆歸功預道之詞○薛希之曰肅々以規模形勢言營之謂區畫董治之也烈々以趨事赴工言成之謂鼓舞激勸之也○鄒嶧山曰成功包城池官室寢廟門社下文抽出原隰泉流言○又曰召伯撫綏有道使惰者勉而能者勸怠者奮而懦者激故能成其烈々也○楊見宇曰相其原隰使皆可由非夷其高下而使之平也地平天成即此平字○趙士

會曰原隰就疆理言辨土宜也泉流就溝洫言資灌溉也○徐
 玄扈曰建功以土地為重故原隰泉流持於謝功中抽出言之
 因高而高因下而下各得其宜是謂既平○又曰王心雖重展
 親報功亦無式是南邦意○姚承庵曰召伯有成王心則寧見
 召伯之營必期王心之寧而後止而當時民情又必召伯之寧
 王心而後止也此方是人臣任事之忠人民徃役之義○周禮
 稻人掌稼下地以渚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
 舍水以澮瀉水

沈仲容曰黍苗與崧高相表裏但黍苗詞格簡作於行役士庶
 崧高鋪叙宏濶作於名公鉅賢所謂山林臺閣氣象迥然自別

○左氏傳曰季武子如晉侯享之范宣子為賦黍苗武子曰
 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若常膏之天下其輯睦豈
 惟敝邑○朱子曰封諸侯故是小事當初召伯帶領許多車徒
 人馬去也是勞攘古人重勞民如此等事却又不然更不可曉

隰乘

徐敞弦曰首三章屢與見賢之喜未一章極道愛賢之誠喜與
 愛不同喜就既見時言愛就未見時言

首三章鄒嶧山曰其樂如何欲自言而非言語所能形容也云
 何不樂欲自止而非在我所能遏抑也○徐玄扈曰葉幽蒼深
 綠而似黑也字法妙品○又曰德音孔膠舊以為好賢之譽輩

小東云既見君子則喜其德音之相契而固結之不解誰得而
間之鄒陽所謂堅如膠漆兄弟不能離易所謂二人同心其利
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者也○劉峻曰心同琴瑟言鬱郁於
蘭菹道協膠漆志婉恋於墳笮

姚承庵曰德音孔膠就已說言已獲見君子亦竊禮賢之盛
名也

未章徐玄扈曰文氣連說不斷遐不謂矣典中心藏之一正一
反真情惻惻宛轉曲盡味其語脉更有一段不啻若是其口出
氣象展轉諷誦如見其人章法妙品○又曰本不欲忘却說何
時而忘乃詩人形容之妙須善會其意○徐做弦曰唐人詩每

中辟積千般話到得相逢一句無蓋非不欲道也不能道也若
說意之所蓄者深言之所示者淺則有意不欲道失詩人之旨
矣○樂府視刀環歌常恨言語淺不如人意深今朝兩相見脉
脉動人心

白華

首言夫婦之相親自有常理既言王者之寵澤自宜流通而王
不能然則尊貴失常有不勝其傷悼者夫誠勞心以思宜必感
通於君子而王復不顧意其所嬖在彼故所棄在此用恩倒置
無乃非人情矣微詞隱諷若吐若藏至痛在心口不能道而未
始嘆王德之無常且又不暇自惜反虞王之自賤其身而憂之

以至病也通篇委曲詳盡節次森然可與小弁例看○此詩比
體與他處不同篇中有正比有反比有顯比有隱比其反比而
顯言之者若白華白雲鼓鍾鴛鴦是也其正比而隱言之者若
樵彼桑薪有鶯有扁是也其反比而隱言之者則漉池址流是
也意不相合謂反意相配說謂正其詞似興非興只照傳說去
不待增益或各於比詞下復補正意即失詩人之旨矣

首二章言王與已有相依之勢而王獨遠我一章言王與已有
當被之澤而王曾不留心俱以人不如物為比○孔氏曰白華
茅屬漚之柔韌異其名謂之為菅曰請在野未漚者為野菅○
程子曰天之道雲蒸露降則菅茅皆被其潤王如有道則嫡妾

均被其霽今天步艱難而之子不猶是道也○許南台曰水

凝結非待自上而降也露彼菅茅當是覆露之露非雨露之露
○徐徹弦曰幽王以妾為嫡以孽代宗天下之變極矣是誠宗
社之安危而不可以小故忽之者白華之詩但云天步艱難乃
若微露其意而不欲顯言之者蓋亦有所不忍言而抑亦見詩
詞之微婉也

三四五章鄭氏曰池水之澤浸潤稻田使之生殖喻王無恩意
於申后漉池之不如也○徐徹弦曰漉池在咸陽縣西北合鎬
水○鄭氏曰豐鎬之間水北流○漉必是水名如訓流貌池字

何以解○謝疊山曰肅歌傷懷所謂長歌之哀過於慟哭也○孔氏曰無釜之竈其上燃火謂之烘○念子慄々乃積誠以感動之處程子謂自傷其誠意不能動王也

六七八章朱克升曰貴賤易置處非其宜可怨又可思也○趙士會曰鶩鶴恐只嫡妾易位之喻若以清濁言又似以德論○陸農師曰鶩不能沒水終日佇立水之急流處以伺魚蝦俗稱信天緣由其自來而食之也○楊升庵曰信天翁其性食魚而不能捕魚○禽經鴛鴦玄鳥愛其類○古今注鴛鴦鳧類雌雄未嘗相離人得其一其一則思而死○楊見宇曰戢其左翼止說相依於內足矣又添舒右翼以防患於外是不得詩之趣也

○張七澤曰此詩遭夫婦之變而終篇皆致念之辭至七章始責之曰之子無良二三其德可謂怨而不怒矣朱氏乃責其不能思古人以自處不知愁苦無聊之中無念懟過甚之意深有合於古人之道也○毛氏曰王乘車履石○鄭氏曰乘石所登上車之石也○程子謂娶孀婦為自失節正寵之亦賤意○曹氏曰漢成帝欲用趙飛燕為后劉輔諫曰病未不可以為柱卑人不可以為主

黃氏佐曰此詩典閔睢懸絕君臣父子夫婦皆不得所三綱絕矣周安得不亡○潘笠江曰綠衣白華皆遭嫡妾之變然綠衣不忘先君之思白華不能已申侯之亂獨其專一之志猶有取

馬自漢而後明月悼心於擣素尚曰庶幾黃金購賦於長門風斯下矣

縣蠻

朱克升曰感慨期望之意反覆道之○徐玄扈曰此詩比体典碩鼠采苓一例其初託言於鳥下只直言已志而已○袁元峰曰此託黃鳥為言只順文說去而比意自在不必又添入一層比意○楊見宇曰止於丘阿非得所止之意乃倦飛而止不得已而然也道遠非一蹴能到而勞苦已自不勝故非不欲前實亦不能前耳以時無可奈何故下遂致冀望之語○陳壯溪曰山岑高而木森蔚所謂林茂鳥知歸也○鄒嶧山曰飲之食之

望其周卹已也教之誨之欲其指示已也後車載之欲其振拔已也○陳行之曰鄭箋以微賤謂士恐只民之困於財力而毒焉者也或泥後車之載作干進之言意干進非懿行也而况非其時乎果爾則亦不得為賢矣○章小東曰周之盛也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豈有如綿蠻詩人所思者乎可以觀世變矣○韓詩外傳曰君子之告人也微其救人之急也婉詩曰豈敢憚行畏不能趨○姚承庵曰我行其野依婚姻而不見收縣蠻黃鳥思附託而不可得其事類其情迫其言皆痛切而有餘悲

黃東發曰以役人見黃鳥得所止而感嘆也○魯申公曰綿

蛮大夫失位遠適它國其過賓之主人閱之而作是詩

瓠葉

徐敞弦曰菹不必佳蔬箴不必異饌會疎而禮勤物薄而情厚真德實意於是乎可驗○自歌工而指主人故曰君子非主人自言也○凡人燕賓苟取必於物之豐其禮反或不繼苟無論乎物之薄其誠常得自伸故即一瓠葉必獻一兔首必獻情意何其厚也○薛希之曰君子有酒以是酌而嘗之是字正指瓠葉酌典嘗俱就酒言猶云以是下酒也○王氏曰嘗其旨否然後行獻酬之禮○鄭氏曰凡治兔之宜鮮者毛包之柔者炙之乾者燔之○傳曰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可以羞王公其瓠

葉之謂典○徐敞弦曰豐以燕賓者魚麇是也易鼎之彖曰大烹以養聖賢薄以燕賓者瓠葉是也易損之彖曰二簋可用享知易之意則知詩之旨矣

漸之石

徐敞弦曰首言經歷險遠不堪勞苦意已盡矣二章又把險遠勞苦說深一層至三章又言不獨險遠又有遇雨之勞以增其苦也由淺入深立言有法

徐玄扈曰山川二句是一套事不宜以維其勞矣總承險遠詩無總承体且觀次章自見○劉長樂曰謂所歷之路石皆高峻峭拔非攀援則不可以登今五谿之路莫不如此其山窮者川

斷之也其川盡者山間之也重々相間遠不可極○嚴華谷曰
 豕性負塗常時雖白蹄者亦汚今群然涉水濯其塗而見白是
 久雨停潦多故也雨歇未久而月離于畢則又将雨矣厭苦多
 雨之辭也○韓詩說曰馬喜風豕喜雨○洪範星有好風星有
 好雨月之從星則以風雨○徐倣弦曰月水之精畢好雨之星
 ○歐陽永叔曰履險遇雨征行所尤苦故以為言○徐玄扈曰
 不暇及他事甚言勞苦之極也疏義所謂智慮廢而憂患專是
 已

茗之華

徐倣弦曰三章總見國勢不可久而民命不可全也○又曰茗

華一詩不盈數句而三覆一過則國勢之危迫人情之愁苦物
 色之凋耗皆滿然在目蓋其情見乎詞故不覺其言之慨切也
 ○孔氏曰陵茗本自有黃有白反其將落則全變為黃○向景
 巖曰言羊以見陸物言魚以見水物其去無羊魚麗之世遠矣
 ○陳才卿曰周家初興時周原膺々莖茶如飴苦底物事亦甜
 及其衰也直恁地蕭索○徐玄扈曰人可以食鮮可以飽兩語
 令人酸絕○陳行之曰詩人不直斥時事但即所見形諸咏歌
 而當時之景象自見

何草不黃

徐倣弦曰一章言盡民之力二章言盡民之情三四章承言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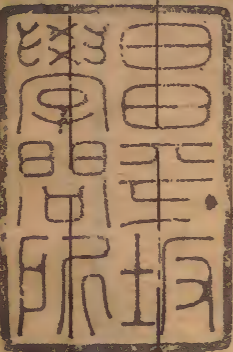
此豈非以禽獸待其民乎○孔氏曰氣則時經寒熱物則革變
死生日月長久征行不息是其所以怨也

朱克升曰以草之憔悴興人之勞苦而語又相呼也○嚴華谷
曰從役者久而不得歸故謂之矜○芄狐之在彼幽草猶得自
適役車之僕、周道魯不少休此反興也○徐玄扈曰士乘棧
車庶人乘役車而此云有棧乃是言車之狀此以實字當虛字
用詩中多有之如朱憤鑣、之類是也

輔潛庵曰苕之華言國家之衰微人物之凋耗人民不聊其生
天運窮矣何草不黃言士民後使之繁數征行之勞苦上之人
視之與禽獸無異人事極矣周室至此無可為矣以黍離降

國風而雅亡也○徐儆弦曰自菀柳至此多似風體二雅之音
響盡矣然猶存之於雅者夫子不忍忘周之舊也

魯申公曰何草不黃桓王之世伐滕薛唐杞諸國連歲不息
周人苦之而作是詩



周人苦之而於畏也

曾申公曰何草不黃賦王之世外難韓專味藉困車線不息
豈可蓋矣然節林之林難皆夫千不亟忘周之舊也

爾風而解古也○餘姁姁曰自茲憚至孔多心風本二解之音

